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四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元朝怯薛輪值史料攷釋

洪金富*

一、《元史・兵志・宿衛・四怯薛》條載，元朝怯薛（kesig，禁衛軍）分四隊，由四傑家族世襲任爲怯薛長，依十二地支序輪流值班三日夜。四怯薛輪值日地支，依序是：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二、今傳元朝文獻散見的官員奏事記錄中，尚有一小部分倖存「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怯薛第某日」字樣。這類記載，可名之曰「怯薛輪值史料」。

三、取怯薛輪值史料，檢驗《元史・四怯薛》條，有相符者，有牴觸者。後者如「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咬咬怯薛第三日」。查該日丙寅，據〈四怯薛〉條，爲第三怯薛輪值的第一日，史料卻記爲第三日，兩者日次不符。又查咬咬是博尔朮後人，據〈四怯薛〉條，博尔朮家所領應爲第二怯薛，而據史料推算，卻是第三怯薛，則怯薛名稱並告不符。

四、一九一六年，箭内互據十八條史料，宣稱〈四怯薛〉條所謂四怯薛按地支輪班之制，世祖以後，實未嘗行。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片山共夫、葉新民各據史料八十二條、四十八條，證明〈四怯薛〉條所載，基本符合歷史實際。對於史料所載牴觸〈四怯薛〉者，二氏均試圖疏通。或謂〈四怯薛〉條所載輪值地支，僅適用於至元二十八年以後，或謂史料誤記怯薛長甲爲乙，或謂怯薛長丙代丁之班而仍書丙名，或謂誤記日期或日次，等等說法，不一而足。二氏之說有對有錯，而不能解者仍然不少。

五、本文攷察史料九十七條。與〈四怯薛〉條牴觸者三十條：仍然無解的六條，尚待鐵證來確認答案的十三條，史料記載肯定錯誤的十一條。概括而言，十之八九出在日期或日次記載錯誤——誤三爲二，誤二爲一，或十八誤爲二十八，二十八誤爲十八之類的錯誤。這類錯誤，應歸咎於人的疏忽。抄手或刻工應負最大責任，原始作者也有可能誤記。

六、本文長篇攷釋兩怯薛。一是察察爾怯薛，史料四條，具牴觸〈四怯薛〉條的記載。其中三條，尚然無解。唯本文已證明乾隆君臣改譯的察察爾，實即《元史》中的月赤察兒。本文並且對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中關於月赤察兒的一條史文的校勘，以及片山共夫推測察察爾即月赤察兒的方法，有所商榷。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七、本文攷釋哈剌章怯薛最詳。哈剌章怯薛輪值史料，文本已佚，僅存石本。錢大昕最早著錄，文曰：「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哈喇章怯薛第一日」。次爲法人沙畹 (Chavannes)，文曰：「至正廿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次爲箭内亙，轉引自沙畹。次爲馮承鈞，文曰：「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次爲柯立夫 (Cleaves)，轉引自沙畹。次爲蔡美彪，文同馮承鈞所著錄。六人均未發現哈剌章怯薛輪值史料有問題。片山轉引自箭内，終於發現問題：史料所載日期干支爲戊申，據〈四怯薛〉，應爲第一怯薛第一日，史料卻記爲第二日。片山認爲史料有誤，惜未能更正。葉新民轉引自蔡美彪，而所作推測——「如此哈剌章爲脱脱之子的話，則有可能是第四怯薛長」，只是另一種假設。我們有幸發現問題的癥結並順利解決問題。按傅斯年圖書館藏有石本三本，文字漫漶，但仍可釋讀出來，文曰：「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哈剌章怯薛第一日。」北京圖書館也有此碑拓片，也釋讀作十六日。按是日辛亥，第二怯薛第一日，哈剌章是博尔朮後人，所領正是第二怯薛，日次也相合。正確釋讀哈剌章怯薛輪值史料，可以爲《元史》所謂四怯薛按日支依序輪值三日的説法，添一明確證據。我們解決了片、葉兩氏解決不了的問題，更正了兩百五十年來諸家著錄的錯誤。

關鍵詞：元朝怯薛 金石史料 錢大昕 蒙古譯語 傅斯年圖書館

緣起：舊説駁議

元朝怯薛（kesig，禁衛軍）分四隊，稱四怯薛，各有長。每怯薛宿衛三晝夜而後替。據《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衛・四怯薛〉條（簡稱〈四怯薛〉條）的記載，第一、二、三、四怯薛的輪值日地支，依序是：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至於四怯薛長，則由太祖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即所謂四傑——博尔忽、博尔朮、木華黎、赤老溫——家族世襲擔任。同上又說，「博尔忽早絕，太祖命以別速 (besüd) 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 (yeke) 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赤老溫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1]

元朝四怯薛的輪值制度，已有三數學者加以攷訂。一九一六年，箭内亙 (Yanai Watari, 1875-1926) 先生發表〈元朝怯薛考〉一文，[2] 認爲：一、四怯薛的

[1]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九九，頁2524。

[2] 箭内亙，《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0），頁211-262。原載《東洋學報》

輪值，是否按照〈四怯薛〉條所載日支進行，世祖忽必烈汗以前不可知，世祖以後則可斷言全未實行。二、博尔忽子孫繁盛，並未「早絕」，而且所領怯薛仍爲第一怯薛。三、赤老溫也未「後絕」，實因其後人無適任怯薛長者，故由他人以也可怯薛之名代領第四怯薛，故也可怯薛絕非第一怯薛，而是第四怯薛的別名。

箭內先生的結論，得自對十八條怯薛輪值史料所作的分析。[3] 這十八條史料所載輪值日支，多數與〈四怯薛〉條所載者不合；怯薛長數人，身分也不能確定；而所謂早絕、後絕云云，箭內氏自有他獨特的了解。諸種限制，使得他的結論無法獲得後來者的首肯。

一九七三年，業師蕭啓慶先生發表〈元代的宿衛制度〉，[4] 指出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後，「怯薛由四功臣子孫率領的原則仍然保持，但是赤老溫之家已不再率領怯薛。四怯薛三日一輪值的制度仍如舊貫。」[5] 一九七八年，蕭氏出版博士學位論文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書中的一條註舉出九條資料，[6] 證明至遲自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1284) 起，博尔忽的後人已經世襲掌領第四怯薛，推翻了箭內氏所謂仍領第一怯薛的說法。

一九七七年，片山共夫 (Katayama Tomoo) 先生發表〈元朝四怯薛の輪番制度〉一文，[7] 對蒐羅所得資料八十五條，[8] 加以排比和分析，得出四怯薛輪番制度，一直到元末，都是嚴格實行的結論。片山氏證實了蕭氏所謂博尔忽的子孫在元朝改掌第四怯薛的說法。片山氏還擬出了四怯薛長的名單，並且討論他們任職的起迄年月。片山氏最新奇的，最引我注目的意見，莫過於這一點：四怯薛的輪

6.3(1916)：368-412。陳捷、陳清泉譯，〈元朝怯薛考〉，載陳捷、陳清泉譯，箭內互著，《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臺一版），頁1-57。

[3] 關於這十八條，詳本文〈元朝怯薛輪值史料表〉（簡稱〈輪值表〉）K欄。

[4] 蕭啓慶，《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59-112。原載《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4(1973)：43-95。

[5] 《元代史新探》，頁72。

[6] Ch'i-ch'ing Hsiao,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13-215, note 31. 該註列表者九條，詳〈輪值表〉L欄，加上註中未入表的一條，合計十條。

[7] 片山共夫，〈元朝四怯薛の輪番制度〉，載《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6(1977)：91-129。葉新民先生譯文〈元朝四怯薛的輪番制度〉，載《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新編，第40-41輯 (1986)，頁1-31。惠承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趙綺小姐提供譯文，謹此申謝。

[8] 這是片山氏自己的數計。他將同一資料見於兩本書算兩條，見於一本書不同三處算三條。扣除重複計算的條數，餘數是八十二條。

值日支，至元二十五年 (1288) 十一月以前，依次是：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比〈四怯薛〉條所載早一天；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以後，才是依照〈四怯薛〉條所載的日序。片山氏的這個新意見，留待下文討論，這裡暫且不表。

一九八三年，葉新民先生發表〈關于元代的“四怯薛”〉一文，[9] 依據四十八條材料，[10] 再次證明〈四怯薛〉條所載輪值制度，「基本上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對若干材料所載輪值日次與〈四怯薛〉條所載者不符的情況，葉氏認爲部分是怯薛長代班所致。葉氏所見甚眾，而最大的貢獻，恐怕在於對赤老溫家族在元代不再出掌第四怯薛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釋：窩闊台可汗撥給兒子闊端兩千遜都思 (süldüs) 部人，赤老溫家族隨之而去，從此改而服役於闊端王府爲怯薛官，不再擔任汗廷的怯薛長。

元朝的怯薛輪值制度，經前述學者不斷的挖掘研究，原始誤解已一一澄清，事實真象亦一一浮現。輪廓可謂已經粗具。我們原本可以踏在前人奠立的堅實基礎上，從事其他相關問題的探討，但是，念及諸位學者共同面臨而今依然不能完全解決的問題——怯薛輪值史料與〈四怯薛〉條二者所載輪值日次不符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停下脚步，回頭檢查我們的史料，想想哪裡出了錯，困住了我們的前輩學者。歷史解釋畢竟必須建立在正確無誤的記載上。

請從所謂怯薛輪值史料說起。按元朝官員奏事，在場的記錄人通常會依序記下奏事的日期，某某怯薛第幾日，在某地方，在場的怯薛執事某、某，在場聞奏的官員某、某，最後才是奏事的內容，君臣的對話。這類奏事記錄，元人採編入書，往往多所刪節，而奏事日期連同某某怯薛第幾日的記載得以同時保留下來的，實屬鳳毛麟角，萬分僥倖。這類倖存記載，正是我們研究怯薛輪值制度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姑且名之曰「怯薛輪值史料」。

元朝怯薛輪值史料，片山共夫、葉新民兩先生已經蒐羅殆盡。漏網之魚，屈指可數。我們迄今所見，總共不過九十七條。[11] 爲便利討論計，製爲〈元朝怯薛

---

[9] 葉新民，〈關于元代的“四怯薛”〉，載《元史論叢》第2輯 (1983)，頁77-86。

[10] 這是葉氏自己的數計，見〈關于元代的“四怯薛”〉，頁86。

[11]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二至十四日，「紀念韓儒林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元代政治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南京大學舉行，我在會上宣讀本文。八月二十日，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劉曉先生來信惠賜《救荒活民類要》所見史料壹則（〈輪值表〉63）；九月三日，劉先生來信指出三則史料（〈輪值表〉18-20）係出自《六條政類》，與《經世大

輪值史料表〉，簡稱〈輪值表〉。〈輪值表〉百有餘列，每列十三欄。各欄內容說明如次：

A 欄（條序）：以怯薛輪值史料九十七條的日期先後爲序，用數字1至97註記。

①序數後有字母Q的，例如“1Q”，表示該條史料有問題，尙待解決。

②序數後有字母a或b或c的，例如“21a”，表示該條史料有問題。問題已解決的，更正之後，另立一條，於條序後加“正”字號，例如第21㊣條。問題疑已解決，但尙待確認的，於條序後加“空星”號，例如第3☆條。

B 欄（日期）：史料所載日期，或更正後之日期。

C 欄（怯薛・日次）：史料所載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或更正後之日次。怯薛名稱，若非作「也可怯薛」，則必書怯薛長之名於「怯薛」兩字前，如「安童怯薛」。今存怯薛輪值史料絕無作「第一怯薛」、「第二怯薛」……者。

B、C兩欄原文有疑處及更正處，均改用粗黑字體以求醒目。

D 欄（干支）：B欄日期之干支。

E 欄（怯-日）：據〈四怯薛〉條所載對應D欄干支之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例如：申日，據〈四怯薛〉條，爲也可怯薛第一日，以1-1表示；丑日，爲第二怯薛第三日，以2-3表示。（也可怯薛視同第一怯薛）

F 欄（?-?）：對照C、E兩欄所載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符與不符之標記。例如：

①第17條，C欄爲「也可怯薛第三日」（1-3），E欄爲「1-3」，兩欄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均相符，以“✓”表示。

②第3a條，C欄爲「也可怯薛第一日」（1-1），E欄爲「4-3」，兩欄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均不符，以“X”表示。

③第1Q條，C欄爲「安童怯薛第一日」，E欄爲「2-3」。各條史料都不會說某某怯薛是第幾怯薛，本條亦然，故將「安童怯薛」與「2-」對照結果，以

典》無涉。同日，陳高華教授惠賜《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所見史料三則（〈輪值表〉36、70、76）。九月三十日，業師蕭啓慶院士惠賜前揭《三場文選》輪值史料三則的影本。翌年五四，再蒙劉曉先生函賜史料壹則（〈輪值表〉50a）。良師益友的教正，減少了本文的錯誤和疏漏，謹此再致謝忱。

「?-」表示。「第一日」與「-3」不符，以「-x」表示。兩者匯合，便爲「?-x」。

④第2Q條，C欄爲「失烈門怯薛第二日」（?-2），E欄爲「1-3」，E欄「1-」顯示爲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按也可怯薛輪值日，依例不書怯薛長之名（詳下文註19），今C欄書爲失烈門怯薛，E欄顯示爲也可怯薛，兩者不符，以「x-」表示。C欄「第二日」（-2）與E欄「-3」不符，以「-x」表示。兩者匯合，便爲「x-x」，即兩欄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均不符，以"X"表示。

⑤第4a條，C欄爲「也可怯薛弟二日」（1-2），E欄爲「1-1」，兩欄怯薛名稱相符，以「0-」表示。「第二日」與「-1」不符，以「-x」表示。兩者匯合，便爲「0-x」。

G 欄（也可）、H欄（第二）、I欄（第三）、J欄（第四）：複製E欄之標示，如標示爲「1-」，則貼到G欄；標示爲「2-」，貼到H欄；依此類推。例如：第2Q條E欄爲「1-3」，則「1-3」亦見於該條G欄；第1Q條E欄爲「2-3」，則「2-3」亦見於該條H欄。如此則凡依B欄日期推定屬於也可怯薛之各條均可清楚顯示於同一G欄，屬第二怯薛者於H欄，第三怯薛I欄，第四怯薛J欄。

K 欄（片山）：標記片山氏前揭文〈第一表〉「年代順序」欄之條序。箭內氏前揭文所載之十八條，以字母w標記。例如第3a條，K欄標記「3w」，意即片山氏〈第一表〉第3條，箭內氏前揭文已見。

L 欄（葉氏）：標記葉氏前揭文〔表一〕至〔表九〕所舉之例的次序。蕭氏前揭書前揭註所揭之九條史料，以字母H標記。例如第3c條，L欄標記「一1」，意即葉氏〔表一〕第「1」例。第25條，L欄標記「82n2H」，意即葉氏前揭文第82頁的第2條註提到該條史料，蕭氏前揭註亦見之。

K、L兩欄內「無」字，表示片山、葉二氏前揭文無此條。

M 欄（史源）：見〈輪值表〉表末之說明。

〈輪值表〉欄位內容說明完畢，我們可以回頭評介片山氏的新意見。請看K欄片山氏編號1至17條左邊的F欄，可以發現，史料所載輪值日次（C欄）與根據日支推定的輪值日次（E欄），只有第8條相符，其餘十六條全然不符。不符率高達十七分之十六，着實令人吃驚。這就難怪片山氏要強烈懷疑〈四怯薛〉記載的

正確性，進而重新思索四怯薛輪值日次的規律性。片山氏的懷疑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我們十分敬佩。片山氏探索所得的新意見，我們同樣尊重。另一方面，我們卻不能不表示遺憾，對片山氏的新意見持保留的態度。

片山氏的新意見，得自他對十七條（K欄1-17）史料的排比分析。扣除重複計數的三條（3、4重複，5、6、7重複），剩餘十四條資料內，日支推算錯誤的有兩條（9，實爲卯，誤爲辰；13，實爲午，誤爲未），餘數是十二條。第15、16、17三條，片山氏既然認爲三條所載日期只有一個是對的，則應該再扣除日期記載錯誤的兩條。一路扣減下來，所餘不過十條。藉此十條史料，探索四怯薛十二日一周的輪值規律，原本已戛戛乎其難哉，兩條誤算干支的史料再來攪局，基礎薄弱的新規律，恐怕是無法屹立不搖的。我們對片山氏的新意見有所保留，此其一。

片山氏建立新規律所根據的十七條史料，查其所載怯薛名稱，也可怯薛六條（3、4、5、6、7、13），安童怯薛五條（1、9、11、12、14），失烈門怯薛一條（2），巴林怯薛一條（8），察察爾怯薛四條（10、15、16、17）。怯薛長四人中，巴林、失烈門兩人的出身不明，安童是木華黎曾孫，察察爾是博尔忽孫失烈門（與前一失烈門同名）子。[12] 具怯薛長名字的史料如此之少，怯薛長身分明朗的不過兩人，這恐怕不足以建立四怯薛輪值日次的規律。我們對片山氏的新意見有所保留，此其二。

片山氏的十七條史料，就怯薛名稱而言，以安童怯薛五條爲數最多，而安童的出身又是清楚無疑的，所以，就讓我們看看安童怯薛的五條史料吧。按安童是木華黎曾孫，依〈四怯薛〉條所載，所領應爲第三怯薛，但根據史料所載日支推算，他既領第三怯薛（9、11），也領第二怯薛（1、14），還領第四怯薛（12）。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按史料內怯薛名稱，或者說，怯薛長的名字，不太可能記錯。問題應出在日期或日次上。驚見前述怯薛輪值日次十七分之十六的高不符率，人們——包括片山氏和我個人在內——大概會相信輪值史料而懷疑〈四怯薛〉。心存成見不利於真象的探討。片山氏未對安童怯薛五條史料的日期加以檢討，反之，誤算了其中一條的干支（9，誤辛卯爲壬辰）。這恐怕是無益於建立四怯薛輪值日次的新規律的。我們對片山氏的新意見有所保留，此其三。

片山氏根據十七條史料建立四怯薛輪值日次新規律的方法，可說是東推西敲頻頻假設法。一由於史料條數既已有限而重複者亦復不少，二由於怯薛長人名已

[12] 參看文末附記〈關于第2Q條「失烈門怯薛」輪值史料的說明〉。

知者僅止四人而其中兩人身分復告不明，三由於推算干支兩處失誤，四由於偏信輪值史料而強烈懷疑〈四怯薛〉，種種因素，使得東推西敲法的運用並不能稱心如意，無往不利。片山氏自謂十七條史料「似乎也可以找出以下三個規律性」，但是，每一個規律性却又必須容許爲數不等的例外，於是乎片山氏不能不承認每一個規律性皆因例外的存在而減弱其可靠性或妥當性。雖然如此，片山氏卻依然結論說，他已建立起四怯薛輪值日次的新規律：〈四怯薛〉所載四怯薛依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的日支次序輪值的規律，不能適用於至元二十五年以前，是錯的；當年以前四怯薛的輪值次序，應當更正爲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簡言之，正確的新規律比錯誤的舊規律早一天。

片山氏所謂的新規律，能否成立，已如前述。立說立論必須根據正確無誤的記載。元代怯薛輪值日次，今人所見既然不同於古人，孰是孰非，我們不能預設立場，偏頗武斷。我們必須從最基本的工作做起，仔細檢查我們的史料，確定記載的真僞對錯。唯有如此，我們才有立場來判斷究竟是〈四怯薛〉條的記載錯了，或者是輪值史料的記載有問題？

本文並非針對片山氏所謂的新規律而撰，因此，我們檢查的怯薛輪值史料不限於片山氏用以建立新規律的那十七條，而是全部九十七條。凡輪值史料所載輪值日次與〈四怯薛〉所載輪值日次不符者，我們都嘗試找出所以不符之故，並加以更正。我們仍然不明所以的，則指出問題之所在，以俟高明之士的指教。謹依條序之先後，將元朝怯薛輪值史料中的問題攷釋如後。相關連的各條集合在一起討論。茲先將〈四怯薛〉條所載怯薛名稱及輪值日支以圖示如次，俾便利對照和討論：

博尔忽　也可怯薛　申 酉 戌
博尔朮　第二怯薛　亥 子 丑
木華黎　第三怯薛　寅 卯 辰
赤老溫　第四怯薛　巳 午 未

攷釋：史文正誤

【1Q】　至元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安童怯薛第一日
【6a】　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安圖集賽第三日
【8a】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安童怯薛第三日

【9a】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安童怯薛第一日

【11a】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安童怯薛第一日

安童怯薛輪值史料五條如上，它們在〈輪值表〉中A至J欄的標記如下：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1Q	至元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己丑	2-3	?-x		2-3		
6a	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安圖集賽第三日	辛卯	3-2	?-x			3-2	
8a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安童怯薛第三日	戊寅	3-1	?-x			3-1	
9a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乙巳	4-1	?-0				4-1
11a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乙丑	2-3	?-x		2-3		

F欄顯示，五條史料所載輪值日次與〈四怯薛〉所載者四條不符。安童爲木華黎曾孫。據〈四怯薛〉，木華黎家世長第三怯薛，上表I欄顯示，6a、8a兩條安童所領怯薛恰爲第三怯薛，故可推測6a、8a兩條史料所載日期（B欄）應無問題。[13] 問題疑在C欄所載輪值日次。疑第6a條「安圖集賽第三日」爲「第二日」之誤，第8a條「安童怯薛第三日」爲「第一日」之誤。

第9a條，所載日期干支乙巳，據〈四怯薛〉，爲第四怯薛第一日。輪值日次符，但安童所長應爲第三怯薛，非第四怯薛。葉氏不疑此條日期有問題，且據此條推測第三怯薛長安童有時也要代領第四怯薛長（頁84-85），猶如第二怯薛長木剌忽、咬咬有時也要代領第四怯薛長。事實上，如下文即將證明，木剌忽、咬咬怯薛輪值史料是日期記載錯誤，牽扯不上代領問題。以木剌忽、咬咬之例推之，安童怯薛輪值史料第9a本條，極其可能也是日期記載錯誤，無關乎代領不代領。疑日期「十六日」爲「十三日」之誤。若然，則該日干支壬寅，爲第三怯薛第一

[13] 8a條出自《元典章》卷二八〈經過使臣休接〉條，記怯里馬赤（*kelemeči，通事、譯史、口譯者）阿散的上奏，奏事日期記爲「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安童怯薛第三日」。這一奏事記錄，《元典章》此條所載者係硬譯自蒙古文，未加潤飾，不類漢文。《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赤三〉（頁6下-7上）引《經世大典》所載者則已刪削潤飾成爲純粹的漢文，了無翻譯痕迹。首云：「（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怯里馬赤阿散奏……」怯薛長安童之名及其輪值日次具已削去，奏事日期則留了下來，可以證明《元典章》該條的日期的確無誤。

日，與〈四怯薛〉所載合。是否確爲「十三日」之誤，尙待確認。

第1Q條，出自《秘書監志》卷二〈祿秩〉，記至元二十年六月初七日中書省官奏准增添官吏俸錢事。查《元史》卷一二〈世祖紀九〉載，至元二十年六月「己丑，增官吏俸給。」（頁255）己丑即初七日。兩條史料可以互證所載日期和史事都沒有問題。就此而言，本條日期應無可疑。但是，安童當時尙在北邊蒙古，[14] 還未還朝，不可能爲怯薛長，那麼，本條史料怎麼會記稱「安童怯薛」呢？難道是日期有問題？還是錯記了怯薛長的名字？而且，據〈四怯薛〉，安童家族所掌爲第三怯薛，而據本條史料的推算，則爲第二怯薛。看來本條史料的問題相當棘手。

第11a條的問題也不好解決。按本條出自《元典章・兵部・軍役・逃亡・處斷逃軍等例》三款中的第三款。先引部分文字如下：

至元二十四年，樞密院：

准江西行樞密院咨：

廣東最係極邊煙瘴重地，各處鎭守軍官申到在逃軍人……咨請定奪。

准此。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安童怯薛第一日，本院官奏：

月的迷失奏將來有：「鎭守城子的軍人每逃走有……（卷三四，頁25下）

樞密院這件公文書引用了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的奏事記錄。奏事之日，干支乙丑，對應到〈四怯薛〉條所載，爲第二怯薛第三日，既非安童家族所領的第三怯薛，也非第一日。看來這個日期是很有問題的。

攷前揭樞密院文書提到的月的迷失，《元史・本紀》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各有一條關於他的記載。一在卷一四〈世祖紀十一〉：

〔至元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十六日），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廣東窮邊險遠，江西、福建諸寇出沒之窟，乞於江南諸省分軍一萬益臣。」詔江西忽都帖木兒以軍五千付之。（頁301）

一在卷一五〈世祖紀十二〉：

[14]《元史》卷一二六，〈安童傳〉：至元「十二年七月，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太子北平王出鎭極邊，在邊十年。二十一年三月，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即召見慰勞之。」（頁3083）安童歸朝的具體日期，見《元史》卷一三，〈世祖紀十〉：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丁巳（八日），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於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歸。右丞相安童繼至。」（頁265）

〔至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戊戌（十五日），駐蹕許泥百牙之地。同知江西行樞密院事月的迷失上言：「近以盜起廣東，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萬人令臣將之討賊。臣願萬人內得蒙古軍三百，幷臣所籍降户萬人，置萬户府，以撒木合兒爲達路花赤，佩虎符。」詔許之。（頁314）

《元史》兩處所載皆與增兵有關。月的迷失上言請求增兵到完成增兵約莫九個月。前揭《元典章》所載樞密院文書中，月的迷失上言的是關於逃兵的事。《元史》沒有相對應的記載。推測月的迷失上言逃兵事，大概與上言增兵事，時間上相去不遠，都是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內的事。查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干支丙寅，恰爲第三怯薛第一日，亦即安童怯薛第一日。據此將樞密院文書中「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安童怯薛第一日」句內，「十二月」刪爲「十月」，既解決了輪值日次不符的問題，又增添了安童所掌怯薛爲第三怯薛的一個證據。據此推測，史料「十二月」爲「十月」之誤衍。葉新民先生謂：本條「爲什麼與《兵志》不合，尚無法解釋。」（頁84）管見如上，不知葉先生以爲然否？

據前文所述，安童怯薛輪值史料可更改如下表。下表F欄顯示，日次不符的條數五去其四，而且，I欄顯示，安童所掌怯薛爲第三怯薛的條數由二增倍爲四。安童怯薛輪值史料原來五條全數有問題，今已銳減爲一。唯正確與否，尚待更堅強確鑿的證據來確認。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1Q	至元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己丑	2-3	?-x		2-3		
6a	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安圖集賽**第三日**	辛卯	3-2	?-x			3-2	
6☆	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安圖集賽**第二日**	辛卯	3-2	?-0			3-2	
8a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安童怯薛**第三日**	戊寅	3-1	?-x			3-1	
8☆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戊寅	3-1	?-0			3-1	
9a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乙巳	4-1	?-0				4-1
9☆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壬寅	3-1	?-0			3-1	
11a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乙丑	2-3	?-x		2-3		
11☆	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丙寅	3-1	?-0			3-1	

【3a】【3b】【3c】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一日

是日干支己未，據〈四怯薛〉，爲第四怯薛第三日，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具不符。

本條兩見，一見《憲臺通紀》，一見《元典章》，具以〈監察則管體察〉爲文書標題，文字完全相同，唯前者的「伴當」，後者作「伴當每」，有增減一字之異。

按：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己未，應爲第四怯薛入值第三日，次日庚申方爲也可怯薛第一日。據此，改原文「二十一日」爲「二十二日」，即可與後文「也可怯薛第一日」相呼應，化解問題。疑「二十一日」誤，應改作「二十二日」。確否待攷。

片山氏把《元典章》所見本條列爲第3條，《憲臺通紀》所見本條列爲第4條，共同作爲至元二十五年之前，也可怯薛第一日爲未日的證據。這是把問題複雜化了。葉氏未提這一條史料。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3a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己未	4-3	X				4-3
3☆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庚申	1-1	✓	1-1			

【4a】【4b】【4c】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

是日干支戊申，據〈四怯薛〉，爲也可怯薛第一日，日次不符。

本條三見，具在《秘書監志》：

一見卷三〈廨宇〉：

>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嘉議大夫、秘書監扎馬剌丁，於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弟二日……（頁54。弟通第）

二見卷四〈纂修〉：

>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準）〔准〕嘉議大夫、秘書監扎馬剌丁，於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頁74）

三見卷四〈纂修〉：

>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頁89）

三處文書內容不同，故可推測錯在日期的可能性小，錯在日次的可能性大。疑「第二日」誤，應改作「第一日」。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4a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也可怯薛弟二日	戊申	1-1	0-x	1-1			
4☆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戊申	1-1	✓	1-1			

【7a】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察察爾集賽第三日

【12Q】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13Q】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14Q】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25】　大德十一年九月初九日，月赤察兒怯薛第二日

【33】　至大四年五月十二日，月赤察兒太師怯薛第三日

察察爾怯薛史料四條，如下表。四條具出自《廟學典禮》，與〈四怯薛〉所載，輪值日次具不符（F欄），且察察爾所領怯薛，既有第四怯薛，又有第三怯薛，更有第一怯薛（E欄），尤其可疑。史料四條顯然都有一一攷察之必要。又，《廟學典禮》的察察爾，疑即《秘書監志》和《南臺備要》的月赤察兒，故月赤察兒怯薛史料兩條，一併討論。

A	B	C	D	E	F	G 也可	H 第二	I 第三	J 第四
7a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察察爾集賽第三日	丙午	4-2	?-x				4-2
12Q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	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庚午	4-2	?-x				4-2
13Q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有八日	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庚辰	3-3	?-x			3-3	
14Q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有八日	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己酉	1-2	X	1-2			
25	大德十一年九月初九日	月赤察兒怯薛第二日	庚午	4-2	?-0				4-2
33	至大四年五月十二日	月赤察兒太師怯薛第三日	癸未	4-3	?-0				4-3

請從察察爾這個人名說起。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廟學典禮》烏絲欄抄本一部二冊（有「八千卷樓藏書之記」印記）。卷首五葉，第

一葉第一行頂格書「廟學典禮應繙譯者」八字。第二行以下條列《廟學典禮》所見譯語，每一譯語先出元朝原譯名，次註清代改譯名，最後爲譯名釋義。例如第二前半葉末行（第九行）作：

赤徹兒怯薛，改察察尔集賽。蒙古語察察尔，凉棚也。集賽，輪流值班之謂。

按原譯爲「察察爾」者，《元史》未見。改譯爲「察察爾」者，《元史》三見，但具非人名。[15] 原譯爲「赤徹兒」者，《元史》未見，而《廟學典禮》四見，已如前述。按赤徹兒、察察爾既爲怯薛大官人，《元史》竟無所見，殊爲可疑。今查《元史》人名「月赤徹兒」者凡二見，具在卷一四，〈世祖紀十一〉，具繫至元二十四年。一在二月壬子條，云：

中書省臣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費鈔五十萬錠，臣等兼總財賦，自今侍臣奏請賜賚，乞令臣等預議。」帝曰：「此朕所常慮。」仍諭玉速鐵木兒、月赤徹兒知之。（頁296）

一在十一月辛丑條，云：

改衛尉院爲太僕寺，秩三品，仍隸宣徽，以月赤徹兒、禿禿合領之。（頁302）

這位月赤徹兒，《元史》中多譯作月赤察兒，也有譯作月赤察而的。月赤徹兒，乾隆朝改譯本《元史》一改作伊徹穆爾，又改作伊徹察喇；月赤察兒與月赤察而亦皆妄改爲伊徹察喇。乾隆《欽定元史語解》「伊徹察喇」條釋云：

伊徹察喇　滿洲語伊徹，新也；察喇，注酒器也。[16]

以滿洲語訓元朝蒙古國語顯然不倫，可不必論，茲所注意者厥爲《元史語解》訓「月赤徹兒」（亦即「伊徹察喇」）爲“新酒器”，而前引《廟學典禮・應繙譯者》訓「赤徹兒」（亦即「察察尔」）爲“凉棚”，可知在清人認知中，《元史》所見月赤徹兒爲一人，《廟學典禮》所見赤徹兒爲另一人。我們卻認爲兩書所見赤徹兒、月赤徹兒實爲一人，只是前者脫了個「月」字。今試釋如後。

---

[15] 一見卷一，〈太祖紀〉，原譯「徹徹兒山」（頁7），改譯「察察爾山」。二見卷二九，〈泰定帝紀一〉，原譯「徹徹兒、火兒火思之地」（頁649），改譯「察察爾、和爾果斯之地」。三見卷一一八，〈孛禿傳〉，原譯「札赤剌歹」（部族名。頁2921），改譯「察察爾岱」。

[16] 愛新覺羅弘曆（清高宗），《欽定元史語解》卷一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頁9下。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96册收。原文續云：「卷十四作月赤徹兒，卷十七作月失察兒，卷十八作月赤察而，卷二十二作月赤察兒，卷三十六作月闊察兒，卷四十三作月闍察兒，併改。」

《元史》卷一一九有〈月赤察兒傳〉，係抄自元明善撰〈太師淇陽忠武王碑〉。[17] 據碑及傳，月赤察兒 (1249-1311) 爲博尔忽曾孫，六歲喪父失烈門 (?-1254)，十六歲蒙忽必烈汗召見，「即命領四怯薛太官」，意即受任爲太官令，掌管御膳，時約當至元元年 (1264)。碑、傳又云，「至元十七年 (1280)，長一怯薛。」月赤察兒所長怯薛，箭內氏和葉氏皆認爲是第一怯薛。[18] 中華書局板《元史》的點校者持同樣的看法。點校本《元史》卷一九〈成宗紀二〉，元貞二年 (1296) 春正月辛卯條載：

> 辛卯，令月赤察而也可〔怯薛〕及合剌赤所部衛士自運軍糧，給其行費。（頁402）

點校者爲本條記載寫了一條校勘記，說明添補「怯薛」兩字之故：

> 也可〔怯薛〕　據本書卷九九兵志及卷一一九博爾忽傳補。按蒙古語「也可」言「大」，「也可怯薛」即「第一怯薛」。月赤察而至元十七年長第一怯薛。（頁421-422）

按「第一怯薛」之稱，見於《元史・兵志・四怯薛》條，除此之外，翻檢所及，現存元代文獻並無所見，而「也可怯薛」之稱，除見於〈四怯薛〉條外，尚見於《廟學典禮》《秘書監志》《陵川集》等書十有餘處，如本文〈輪值表〉所示。據此而言，前揭月赤察兒碑傳內「長一怯薛」云云，不太可能是「長第一怯薛」的脫誤。其次，前揭《元史・成宗紀》的那條記載，理解爲月赤察而所部也可怯薛，於文義當然可通，但是否符合史實，則尚可商榷。第一，按元朝制度，「也可怯薛」之前不冠人名，太祖時然，世祖建立元朝以後亦然。[19]〈輪值表〉九十七條史料內，也可怯薛史料二十三條，[20] 沒有一條加上怯薛長的名字。反之，其他三怯薛則直書怯薛長之名而後書其輪值日次，如「安童怯薛第一日」「忽都答

---

[17] 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據元至正初西湖書院刊本影印），卷二三，頁9下-20上。

[18] 箭內氏前揭文，頁231，中譯本第22頁；葉氏前揭文，頁78。

[19] 此說根據有二。一，前引〈四怯薛〉條云：「博尔忽早絕，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二，楊允孚 (1354-？)《灤京雜咏》上：「四傑君前拜不名，輪番內直浹辰更。」註云：「四傑，即四怯薛也。或稱也可怯薛者，即大怯薛之稱，是謂之不名。當三問，凡所以浹辰一更者也。」（《知不足齋叢書》本，頁5上）參看葉新民，《元上都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頁17-18解楊詩。

[20] 第16條「伊克集賽」爲「也可怯薛」的清代譯法。

兒怯薛第三日」等。因此之故，《元史・成宗紀》該條記載所本的原始材料，極不可能書爲「月赤察而也可怯薛」。第二，按《元史・成宗紀》這條記載內自運軍糧云云，所指何事，並不明確。攷至元末、元貞初疏鑿通惠河及修繕河牐工程，使用人力以軍人爲主。[21]《元史・月赤察兒傳》也有「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專其役」的記載。同傳又說，「月赤察兒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據此可知，參預通惠河工程的怯薛人既有月赤察兒所部的怯薛，也有其他的三個怯薛。月赤察兒當年所部怯薛爲第幾怯薛尙不可知，所以，假設自運軍糧云云，與通惠河工程直接相關，那麼，前揭〈成宗紀〉該段記載中，「月赤察兒也可」云云，理解爲月赤察兒所部也可怯薛，也就不無問題了。推測原初記載，在最後纂入《元史》的過程中，發生了傳抄、轉錄的錯誤，而這一錯誤，並非單純添補「怯薛」兩字所能改正的。至於「合剌赤所部衞士」云云，也不好理解。點校者不爲「合剌赤」加專名號，顯然不認爲它是人名。那麼，「合剌赤」是甚麼呢？是指專奉馬湩以供玉食，有「哈剌赤 (qarači)」之稱的那些欽察人嗎？[22]

《元史・成宗紀》該條記載雖然問題重重，但是，對於我們攷釋元朝怯薛輪值史料，不無幫助。據前揭月赤察兒碑傳，月赤察兒在至元十七年繼掌某一怯薛。又，據《元史・食貨志三・歲賜》篇，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到江南戶鈔的名單，「也可怯薛」之後依序是「忽都荅兒怯薛」「怗古迭兒怯薛」「月赤察兒怯薛」，[23] 可知月赤察兒在至元二十一年時爲第四怯薛長。又，結合前揭〈成宗紀〉關於月赤察兒自運軍糧與月赤察兒碑傳所記他率領部屬參與河工的記載來看，可知月赤察兒在元貞二年時仍爲怯薛長。

月赤察兒出任怯薛長的時期既明，我們可以回頭來看看前揭《廟學典禮》四條怯薛輪值史料。該四條史料年代，一繫至元二十四年，三繫至元二十五年。月赤察兒當時應在怯薛長任內。該四條史料內的怯薛長察察爾就有可能是月赤察兒。前文說過：察察爾是清代改譯名，清人且說是改譯自赤徹兒，但《元史》並無赤徹兒其人。另一方面，《元史》卻有月赤徹兒，據前引《元史・世祖紀》兩

[21]《元史》卷六四，〈河渠一・通惠河〉條：「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凡役軍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頁1588-1589）

[22] 關於欽察人與哈剌赤之稱，詳《元史》卷一二八，班都察、土土哈父子傳。

[23]《元史》卷九五，頁2440。

條至元二十四年的記載，月赤徹兒在當時且是忽必烈身邊的近侍重臣。凡此種種，幾乎可以讓人斷言，《廟學典禮》上的怯薛長察察爾，無疑就是《元史》上的月赤徹兒，亦即月赤察兒。因此之故，見於《南臺備要》和《秘書監志》的月赤察兒怯薛輪值史料兩條，我們一併列入表中以便利討論。

片山氏在他的大作中的一條註（註18）內說，《廟學典禮》上的清代譯名察察爾和月赤察兒的清代譯名伊徹察喇雖然音不一定一致，但大概都是月赤察兒的異譯。嚴格說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察察爾，可以對譯蒙古語 čačir，《秘史》275節旁譯「帳子」，前揭《廟學典禮・應繙譯者》釋爲凉棚。伊徹察喇，《元史語解》謂爲滿洲語，釋爲新注酒器。月赤察兒，其語屬、語義，目前尚不清楚，業師柯立夫 (Cleaves) 先生擬其對音爲 Yočičar。[24] Čačir 與 Yočičar，音值不同，所以，察察爾與月赤察兒不可能是同音異譯。要證明《廟學典禮》上的察察爾與《元史》上的月赤察兒或月赤徹兒爲同一人，不能光靠音值的近似。文獻材料與歷史情境才是最重要的推測依據。

乾隆君臣將月赤徹兒妄改爲伊徹察喇，說它是滿語，說它義爲新注酒器，只能證明他們對人名月赤徹兒的語屬語義已不甚了了。《廟學典禮》未遭妄改之前的底本，原始譯名也許就是月赤徹兒。假使《元史》的月赤徹兒沒有妄改爲伊徹察喇，《廟學典禮》的赤徹兒沒有脫落「月」字，沒有妄改爲察察爾，我們也就沒有必要長篇累牘嘗試來證明怯薛長察察爾就是怯薛長月赤察兒。

回到察察爾怯薛輪值史料的問題。先說第7a條。按該條出自《廟學典禮》卷二，〈左丞葉李奏立太學、設提舉司，及路教遷轉格例、儒戶免差〉條。該條一開頭就是：

>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察察爾集賽第三日，柳林裏阿勒坦察察兒（altan čačir，“金帳”）內，眾學士做克坍穆爾赤（*kelemürči，“通事”），葉李奏過下事理，具呈中書省照詳。內一項，該：……（頁28）[25]

下文即爲葉李所奏該項事理的內容。奏事完畢，通事即傳聖旨給葉李：

> 恁說的，宜的一般。那田地裏立太學，合讀是甚麼書，合設學官並生員分例，合立的規矩，外頭設立儒學提舉去處，寫出來，我行奏著。那時分，我回言語。

---

[24] Francis W.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1/2(1952): 26.

[25] 本文引用《廟學典禮》，皆據王頲先生的點校本，唯標點間有更動。

奉此聖旨，葉李即與集賢院南北諸儒並眾官欽依聖旨，講究學校事，於二月二十日會議到五項事理，具呈中書省。五項事理，詳見本條文書後半。本條文書最後一行爲：

> 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初十日，柳林飛放處奏過。欽奉聖旨：「那般者。」了也。欽此。

閏二月初十日，忽必烈諭准葉李等人擬具的五項事理。《元史》於此也有所載，不過刪削甚多，云：

> 〔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辛未，……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祭酒一員……。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卷一四，〈世祖紀十一〉，頁296-297）

辛未即初十日。《元史》的這條記載，可以證明《廟學典禮》本條文書內三個日期中的最後一個日期沒有問題。其餘兩個日期，我們尚未找到相應的記載來確認其爲正確或錯誤。但是，從事理的發展過程來看，初由二月十五日，葉李奏准議擬國學等事，中經二月二十日，葉李等議到五項事理，最後於閏二月初十日，由某官某員將五項事理奏請皇上聖裁，自始至終，事情的發展合乎情理，所以錯記日期的可能性不高。因此之故，「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察察爾集賽第三日」句內，日期與日次不符的問題，恐怕出在「第三日」上。按是年是月是日，干支丙午，爲第四怯薛第二日。原典「第三日」，或爲「第二日」之誤。當然，也有可能日次「第三日」是對的，而錯的是日期，具體的說，就是「十五日」可能應當更正爲「十六日」。究竟孰是孰非，或者另有正解，目前尚難斷言。

12Q和13Q的問題也很棘手。前者出自《廟學典禮》卷二，〈江南儒戶免橫枝兒差發〉條，其文曰：

>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察察爾集賽第一日，奏過事內一件：江南秀才做買賣呵，與商稅；種田呵，與地稅者。除外，橫枝兒不揀甚麼差發，休與者。……（頁36）

後者出自同書卷六，〈籍定儒戶免役〉條。該條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成宗大德四年正月劄付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的文書全文。全文甚長，含有多個衙門關於儒戶免役事情的往來文移。其中有一段如下：

> 又據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申：
>
> 照得尚書省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察察爾集賽第一日，奏過事內一件：
>
> 秀才每做買賣呵，與商稅者；種田呵，與地稅者。其餘橫枝兒不揀

甚麼雜泛差發，休與者。……（頁126-127）

前引兩段記載，文字固然不盡一致，但二者都是源自同一次的奏事記錄，卻是毫無疑問的。該次奏事，日期只能有一個，所以，傳鈔轉錄到《廟學典禮》的前引文中的兩個日期，只能有一個是對的，也有可能兩個都錯了。我們目前還無法指出正確的答案。再者，如下文即將看到，12Q和13Q這兩條史料，還與14Q一條，在日期上還有瓜葛不清的疑難在。

第14Q條出自《廟學典禮》卷二，〈解發各學餘賸糧赴國子監養士〉條：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察察爾集賽第一日，奏過事內一件：

江南亡宋時，秀才每根底做糧食，與了田土。田地的租子，他每喫剩下的，擗掠廟宇時分，祭丁的時分，有用來。……

都省：

先據集賢呈：

乞取勘江淮路貢士莊及贍學田糧，自至元二十三年至今，除各學年例銷用外，餘在糧斛，回易作鈔，解赴國子監，不爲常例津助生員。

以此，都省奏降前件事理。（頁37-38）

上引12Q、13Q、14Q三條史料，說的都是秀才的事。前二者且爲同源史料，已見前述。再者，三者所載日期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有八日、十一月二十有八日，以日而言，是「十八日」與「二十八日」之異，以月而言，是「十月」與「十一月」之異，皆只是一字之增減。更有進者，值班的怯薛長恰恰又都是察察爾，記錄下來的且都是奏過之事。凡此種種，極易讓人聯想三條史料可能都是源自同一天的奏事記錄。換言之，三個日期中，只有一個是對的。片山氏就是如此想像。他還不清楚究竟哪個是正確的。我們陷入同樣的困境。但是，我們的想法不盡然相同。

片山氏認爲13Q、14Q兩條史料所載「內容雖然不同，但都屬於同一上奏文書」，因此，12Q、13Q、14Q所載三個日期只有一個是對的。但是，目前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13Q、14Q兩條屬於同一上奏文書。13Q說的是秀才蠲免雜泛差役（力役職役）的事，14Q說的則是江南秀才食用不盡的贍學田糧解赴京城大都的事。兩者內容不同，《廟學典禮》的編者分立爲兩條，給予不同的題目，恐怕正是因爲兩條分屬於不同的上奏文書之故。片山氏當然可以引用以下這條材料來反駁我們的這個說法。這條材料是片山氏文中未曾引用的。它就是《元史》卷一五，〈世祖紀十二〉，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己卯條的記載：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己卯，……詔免儒户雜徭。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鈎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頁316）

這條記載的第一句「詔免儒戶雜徭」，就是12Q亦即13Q的條文的高度濃縮。後頭關於江南學田羨餘云云，則是14Q條文的節略。《元史》把12Q亦即13Q以及14Q滙合在一起，並且繫於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己卯（二十七日）條下，似乎可以坐實12Q、13Q、14Q三條都屬於同一上奏文書，日期並且一致不二的想法。但是，事實是否如所想像，還是不無疑問。從史源學的觀點看，《廟學典禮》的記載，如果說是二手材料，那麼，《元史》的記載，只能說是三手。13Q、14Q兩條，在二手獨立爲兩條，在三手則合而爲一。我們相信，《廟學典禮》所載13Q、14Q兩條，較之《元史》的前引文字，更近於原始的奏事記錄。就奏事日期而言，13Q記爲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14Q記爲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年同日而不同月。《元史》則一概繫在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己卯。《廟學典禮》12Q、13Q、14Q三條史料給了三個不同的日期，片山氏認爲只有一個對，而且還不清楚哪個對，我們現在又增加了《元史》給的一個日期。看來察察爾怯薛輪值史料日期與日次不符的問題，直是治絲益棼，越理越亂了。

【10Q】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也可怯薛第一日

本條出自《秘書監志》卷七〈司屬〉。是日干支甲午，據〈四怯薛〉，爲第四怯薛第二日。怯薛名稱、日次具不符。因緣何故，尚未攷出。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10Q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甲午	4-2	X				4-2

【21a】　至元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阿都台集賽第一日

按至元止三十一年，作「三十三年」者顯然有誤。

今按本條出自《廟學典禮》卷四〈三教約會〉條：

至元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阿都台集賽第一日，紫檀殿裏有時分，……奏過事內一件：托克托、察楚克等行宣政院官人每與將文書來……（頁77）

條末署「蛇兒年正月十二日，大都有的時分寫來。」至元三十年爲蛇兒年，故疑

「三十三年」爲「三十年」之誤。又，同書卷六〈提舉柯登仕申明約會〉條也有〈三教約會〉條的前揭引文，亦作至元「三十年」。再者，《元典章》卷五三〈儒道僧官約會〉條也有相對應的文字：

> 至元三十年正月初九日，……奏過事內一件：脫脫、乂木等行宣政院官人每與將文書來……（頁21上）

可見奏事日期極可能爲至元三十年正月初九日。查是日干支丙寅，爲第三怯薛第一日。日次「第一日」與下文「阿都台集賽」日次「第一日」對應。阿都台爲清代所改譯名，元朝譯作兀都歹。[26] 兀都歹父安童，高祖木華黎。據〈四怯薛〉，木華黎家族世長第三怯薛。據此益信「至元三十三年」後一「三」字衍。[27]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21a	至元**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	阿都台集賽第一日	?	?	?				
21㊣	至元**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阿都台集賽第一日	丙寅	3-1	?-0			3-1	

【23a】　大德七年三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

是日干支戊午，據〈四怯薛〉，爲第四怯薛第二日。怯薛名稱、日次具不符。

按：本條出自《秘書監志》卷四〈纂修〉：

> 大德七年五月初二日，秘書郎呈：
>
> 奉秘府指揮：
>
> 當年三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玉德殿內有時分，集賢大學士卜蘭禧、昭文館大學士、秘書監岳鉉等奏：
>
> 秘書監修撰《大一統志》，元欽奉世祖皇帝聖旨編集……（頁86-87）

又按：《元史》卷二一〈成宗四〉載：

> 〔大德七年三月〕戊申，小蘭禧、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

---

[26] 《廟學典禮・應繙譯者》，頁3下。

[27]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干支庚申，爲也可怯薛第一日。下文書「阿都台集賽第一日」，不書「也可怯薛第一日」，可證「三十三年」云云，絶非「三十一年」之誤。又，《廟學典禮》點校者王頲先生已據前揭《元典章》的相應文字刪去衍字「三」。

（頁450。〈校勘記〉云：「小字當爲卜或不之誤」。是。）

三月戊申，即三月二十日，爲也可怯薛第一日。據此知原典「三十日」爲「二十日」之誤。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23a	大德七年三月**三十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戊午	4-2	X				4-2
23㊣	大德七年三月**二十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戊申	1-1	✓	1-1			

【27a】　至大元年十月十一日，月海怯薛第一日

是日干支丙申，據〈四怯薛〉，爲也可怯薛第一日。也可怯薛之長例不具名，故月海怯薛應爲第二、或第三、或第四怯薛。查至大元年九月十一日及十一月十一日兩日之干支均爲丙寅，爲第三怯薛第一日。疑原文「十月」脫一字，當作「十一月」。確否待攷。

月海其人其事，不詳。片山氏據本條列月海爲也可怯薛長，但承認月海所領怯薛也有可能是其他怯薛。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27a	至大元年**十月**十一日	月海怯薛第一日	丙申	1-1	x-0	1-1			
27☆	至大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月海怯薛第一日	丙寅	3-1	?-0			3-1	

【32a】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八海怯薛第一日

八海怯薛兩見，如下表，知爲第四怯薛。本條日次不符，改「第一日」爲「第二日」即可。確否待攷。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31	至大四年二月初五日	八海怯薛第三日	丁未	4-3	?-0				4-3
32a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	八海怯薛**第一日**	戊午	4-2	?-x				4-2
32☆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	八海怯薛**第二日**	戊午	4-2	?-0				4-2

【38a】　延祐二年九月十四日，木剌忽怯薛第三日

木剌忽怯薛四見，如下表。40、42、44等三條，顯示木剌忽所領爲第二怯薛。據〈四怯薛〉，博尔朮家世領第二怯薛。博尔朮有曾孫名木剌忽。據此可確定本條38a之怯薛長木剌忽即博尔朮之曾孫木剌忽，但據輪值日支推算，所領爲第四怯薛。疑本條之日期有誤。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38a	延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木剌忽怯薛第三日	己未	4-3	?-0				4-3
38㊣	延祐**元年**九月十四日	木剌忽怯薛第三日	乙丑	2-3	✓		2-3		
40	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木剌忽怯薛第二日	庚子	2-2	?-0		2-2		
42	延祐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木剌忽怯薛第二日	庚子	2-2	?-0		2-2		
44	延祐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木剌忽怯薛第一日	癸亥	2-1	?-0		2-1		

片山氏也發現了本條的問題。他懷疑是誤記了日期，更懷疑是誤記了怯薛長的名字，以爲可能是木剌忽臨時代理也先帖木兒領第四怯薛，故錯把也先帖木兒怯薛記爲木剌忽怯薛。究竟是誤記日期或怯薛長，他猶豫不能斷。葉氏同樣傾向於認爲第二怯薛長木剌忽代領或兼領第四怯薛。他說：「按上表第一例（按即第40條），木剌忽屬第二怯薛。第二例（按即第38a條），則爲第四怯薛。由于某種情況，第四怯薛有由第一、第二和第三怯薛長代領或兼領的事實，也不是不可能的。」[28] 事實證明二氏多慮了。我們說明如下。

按本條出自《元典章・刑部八・諸贓一・取受・臺察官吏犯贓不叙》條：

〈臺察官吏犯贓不叙〉

延祐二年二月，行臺：

准御史臺咨：

據監察御史呈：

……

得此。於延祐二年九月十四日，木剌忽怯薛第三日，嘉禧殿内有時分，速古兒赤蛮子……等有來。本臺官太傅伯忽大夫……蒙古必闍

[28] 片山氏前揭文，頁101；葉氏前揭文，頁83。

赤郄釋鑑等，奏過事內一件：

監察每文書裏說有：

世祖皇帝聖旨：「臺察官吏但犯贓呵，永不敘用。」……（卷四六，頁7下-8下）

延祐二年二月行抵江南行臺的御史臺咨文，怎麼能夠未卜先知，知道七個月後，延祐二年九月十四日御史臺官的上奏內容而事先記載呢！不是「延祐二年二月」這個日期有問題，就是「延祐二年九月十四日」這個日期有問題。我們很幸運發現了《元典章》前揭文書所載臺官奏事記錄的另一板本。《憲臺通紀》有如下的一條記載：

〈臺察官吏犯贓加重〉

延祐元年九月十四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

監察每文書裏說有：

世祖皇帝聖旨：「臺察官吏但犯贓呵，永不敘用」。……（《永樂大典》卷二六〇八，頁16下-17上）

《元典章》所載爲御史臺咨文全文，裏頭包含了我們所謂的怯薛輪值史料，《憲臺通紀》則刪去了前面一大半，包括「木剌忽怯薛第三日」以及在場的怯薛執事名單和與奏者名氏。《憲臺通紀》保留了奏事日期：延祐元年九月十四日。《通紀》作「元年」，《典章》作「二年」。如依《通紀》改《典章》的奏事日期，則《典章》文書原來的不合理情事便可迎刃而解，完全疏通。更有進者，前揭怯薛輪值方面的問題，也將不再成爲問題。查「延祐元年九月十四日」，干支乙丑，據〈四怯薛〉，爲第二怯薛第三日。木剌忽所領正是第二怯薛，已如前述。木剌忽怯薛輪值史料四條，唯有一條有問題，而此條問題，經此一字之勘正，問題解決了，四條史料關於怯薛輪值的記載，正確一致，不再有讓人懷疑的「例外」。《元典章》誤「元」爲「二」，問題就是這麼簡單，牽扯不上怯薛長的代班問題。

【39a】　**延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

【52a】　**延祐五年十月十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

拜住怯薛輪值史料最多，共十二條，如下表。觀察F欄，知有問題者兩條。第39a條出自《元典章》卷三八，〈兵部五・捕獵・圍獵・漢兒人不得懸帶弓箭圍獵〉條（頁3上）。據〈四怯薛〉，是日爲第三怯薛第三日。拜住爲木華黎後

人，所領爲第三怯薛，與〈四怯薛〉所載合。不合者爲輪值日次，疑原文「第二日」爲「第三日」之譌。片山氏已推測如此。

第52a條出自《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官制二・承蔭・禁治驟陞品級〉條：

〈禁治驟陞品級〉

延祐五年□月□日，江西行省：

准中書省咨：

御史臺呈：

准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咨：

據監察御史乃蛮歹承事等呈：

嘗聞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差之謂器，國家所以彰有德、待有功、馭臣下之大柄也。……且以建康一路言之，如勾容縣豪民王訓，白身人欽受宣命承務郎，大都等處打捕鷹房民匠總管。同居叔王熙，亦受宣命奉訓大夫，中瑞司丞。唐興宗，元係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見任建康財賦提舉。……

咨請聞奏。

准此。具呈照詳。

得此。延祐五年十月十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文明殿裏有時分，博兒赤不花……等有來。伯荅沙丞相……哈剌都事等，奏過事内一件：

御史臺備着江南行臺眾監察每文書裏呈將來：

名爵是國家大勾當，若有功能的人每根底，与的當，更循著体例得的難呵，天下人看的名爵重；若与的泛濫，得的容易呵，天下人看的名爵輕了。……且以建康一路畧説呵，如（勾）〔句〕容縣裏豪民王訓，白身受宣大都等處鷹房民匠總管，他的叔叔王熙亦受宣命中瑞司丞。唐興宗元是江西理問所令史，便受宣建康財賦提舉。……

俺眾人商量來：……如今先將這王訓等三个，交臺家照勘了，合罷的，合追奪的，即便依体例行。其余各投下、各衙門，似這般但是虛揑著怯薛的，冒著籍貫的，更改了名姓的，有過犯來的，大數目裏人詐稱投下的，白身便要了宣勅名分，幷濫受各投下令旨委付的，更受了遠方蛮夷等地面官職不去赴任的，無体例受了

> 宣勅不赴任，就做根脚再求的，文書到日，限一个月，教他每自賫著宣勅，赴所在官司出首免罪。隱匿不首的，許諸人陳告。……（頁13下-15下）

《元典章》〈禁治驟陞品級〉條所載內容，《元史》也可以找到。《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載：

> 〔延祐五年十一月〕丁卯，用監察御史乃蠻帶等言，追奪建康富民王訓等白身濫受宣敕。仍禁冒籍貫宿衛及巧受遠方職官、不赴任求別調者。隱匿不自首者，罪之。（頁587）

延祐五年十一月丁卯，即十一日。據〈四怯薛〉，卯日爲第三怯薛第二日。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正是拜住怯薛第二日。由此可知，《元典章》前揭文書內，「延祐五年十月十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句，脫了一字，「十月」應補正爲「十一月」。片山氏推測「十月」爲「十一月」之誤，我們則以具體確鑿的證據更正史料的錯誤。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26	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辛卯	3-2	?-0			3-2	
36	皇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己卯	3-2	?-0			3-2	
37	延祐元年七月初四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丙辰	3-3	?-0			3-3	
39a	延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庚辰	3-3	?-x			3-3	
39☆	延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庚辰	3-3	?-0			3-3	
41	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甲辰	3-3	?-0			3-3	
46	延祐四年閏正月初十日	拜住怯薛第一日	戊寅	3-1	?-0			3-1	
47	延祐四年九月初四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丁卯	3-2	?-0			3-2	
52a	延祐五年**十月**十一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戊戌	1-3	X	1-3			
52㊣	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丁卯	3-2	?-0			3-2	
53	延祐六年五月初二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丙辰	3-3	?-0			3-3	
55	延祐六年十月十五日	拜住怯薛第一日	丙寅	3-1	?-0			3-1	
57	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拜住怯薛第一日	壬寅	3-1	?-0			3-1	
59	至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丙辰	3-3	?-0			3-3	

【50a】　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七見，如下表。他是博尔忽曾孫月赤察兒之子。業師蕭啓慶先生謂，博尔忽後人至遲自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起，已經世領第四怯薛。蕭師徵引的史料，包括下表中的六條，第50a條除外。觀察F欄，知七條史料中唯有50a一條的日次不合。疑「第三日」爲「第二日」之誤。確否待攷。

A	B	C	D	E	F	G 也可	H 第二	I 第三	J 第四
43	延祐二年四月廿八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一日	乙巳	4-1	?-0				4-1
45	延祐三年九月初七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丙午	4-2	?-0				4-2
48	延祐四年十月十二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一日	乙巳	4-1	?-0				4-1
50a	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戊午	4-2	?-x				4-2
50☆	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戊午	4-2	?-0				4-2
51	延祐五年二月初三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乙未	4-3	?-0				4-3
54	延祐六年九月初一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壬午	4-2	?-0				4-2
56	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庚午	4-2	?-0				4-2

【62a】　天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闊徹伯怯薛第二日

是日干支戊寅，爲第三怯薛第一日。闊徹伯世系不詳。「第二日」疑爲「第一日」之誤。確否待攷。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62a	天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闊徹伯怯薛**第二日**	戊寅	3-1	?-x			3-1	
62☆	天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闊徹伯怯薛**第一日**	戊寅	3-1	?-0			3-1	

【66a】　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七見，如下表。他是木華黎後人，據〈四怯薛〉，木華黎家族世領第三怯薛。下表I欄六條史料顯示，篤憐帖木兒所領正是第三怯薛。唯第66a條干支戊戌，據〈四怯薛〉，爲也可怯薛第一日。按也可怯薛輪值日，例不

書怯薛長名字，已見前述（論察察爾怯薛），今則書之，本條史料顯然有問題。

片山先生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認爲可能是篤憐帖木兒代班，故書爲篤憐帖木兒怯薛，更可能是誤記了怯薛長的名字。葉新民先生則誤推是日干支爲丙辰。鄙意以爲可能是日期記載錯了。

按元統三年六月十八日及八月十八日之干支均爲戊辰，據〈四怯薛〉，戊辰爲第三怯薛第三日，正爲篤憐帖木兒輪值日，故疑此條史料內之七月，或爲六月之誤或爲八月之誤。又按本條史料所載人員內，有馬札兒台和阿察赤兩位御史大夫。[29] 阿察赤旋即因爲參預刺殺伯顏之謀而被逮並伏誅，時約當七月之末，[30] 故該條史料所載日期七月十八日不可能爲八月十八日之誤。又，《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載，元統三年即重紀至元元年，「秋七月辛巳朔，以馬札兒台、阿察赤並爲御史大夫。」但是，早在元統二年四月壬申之前，馬札兒台就已受任爲大夫，這是史有明文的。[31] 阿察赤也有可能在七月辛巳朔之前就做了御史大夫。所以，《元史・順帝紀》該則記載可能不應了解爲馬札兒台、阿察赤兩人於元統三年秋七月辛巳朔方才受任爲御史大夫之意。若然，則該條輪值史料所載日期七月十八日就有可能爲六月十八日之誤。目前暫且推測如此，是耶非耶，尚待史料來確認。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61	天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篤怜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乙卯	3-2	?-0			3-2	
64	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篤怜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乙卯	3-2	?-0			3-2	
66a	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戊戌	1-3	x-0	1-3			
66☆	元統三年**六月**十八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戊辰	3-3	?-0			3-3	

[29] 本條史料原作：「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怯薛官人篤憐帖木兒等有來。本臺官馬札兒台大夫等圓商量了呵，〔阿〕察赤大夫、亦只里不花治書……等，奏……」。（《永樂大典》卷二六一〇，頁18上-18下）按《元史》數見人名阿察赤，作「阿」不作「呵」。「呵」字亦可讀若「阿」，即人名 Ačači 譯作「阿察赤」或「呵察赤」，皆無不可。唯本條史料內「呵」字應連上讀，逗，而其後脫了個「阿」字或其同音字「呵」等。

[30] 《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至元元年秋七月戊申（二十七日）條，頁827-828；《元史》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頁3334。

[31] 《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元統二年夏四月「壬申，命唐其勢爲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户府達魯花赤，與馬札兒台並爲御史大夫。」（頁821）

71	至正元年正月初七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乙卯	3-2	?-0			3-2	
77	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庚辰	3-3	?-0			3-3	
80	至正五年四月十三日	篤怜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丁卯	3-2	?-0			3-2	
89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篤怜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戊辰	3-3	?-0			3-3	

【67a】　〔後〕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阿魯怯薛第二日

阿魯圖怯薛二見，阿魯禿怯薛一見，阿魯怯薛一見，如下表。葉新民先生認爲阿魯是一人，阿魯圖是另一人。他沒提到第72條的阿魯禿。鄙意以爲表中的阿魯、阿魯圖、阿魯禿，都是同一人。這是觀察下表就可確定的，只不過「阿魯」脫了一個「圖」字或「禿」字。今按第67a條出自《憲臺通紀・序》，原文爲「阿魯怯薛第二日」，確實沒有「圖」字。葉文引此爲據，說：「順帝時曾任過中書參知政事、中書右丞的阿魯似乎也是第二怯薛長。」（頁84）查《元史》有一阿魯其名者，於至正元年夏四月由參知政事升爲右丞，[32] 次年十二月癸亥，與「禿滿等以謀害宰臣，圖爲叛逆，伏誅。」[33] 這一阿魯，是扳倒權臣伯顏的主謀之一，也正是因此之故，得以名見《元史・伯顏傳》中。[34] 除此之外，阿魯其人其事，我們一無所知。他不太可能就是史料67a的怯薛長阿魯。這位怯薛長阿魯，應該就是《元史》有傳的阿魯圖。《元史・阿魯圖傳》載：「阿魯圖，博爾朮四世孫。父木剌忽。阿魯圖由經正監襲職爲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密院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35] 阿魯圖出掌怯薛，時間當在至元二年 (1336) 或更早。而那位出身不詳的阿魯，當時縱使已經爲官，官位必然不高：至正元年 (1341)，他方由參知政事升爲右丞，已見前述。所以，史料67a所見，至元二年的怯薛長阿魯，肯定就是《元史》有傳的，世領第二怯薛的博尔朮家族的阿魯圖右丞相，絕不可能是那位幾乎湮沒無聞的阿魯右丞。片山氏已經指出史料67a的「阿魯」可能脫了「圖」字。葉氏沒有表示同意與否，卻還以爲那位阿魯另有其人，不是博尔朮家族的阿魯圖。葉氏沒有詳細陳述他的想法，令人遺憾。

---

[32]《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頁861；卷一一三，〈宰相年表二〉，頁2845-2846。
[33]《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頁865。
[34]《元史》卷一三八，〈伯顏傳〉，頁3338-3339。
[35]《元史》卷一三九，頁3361。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67a	〔後〕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	阿魯怯薛第二日	戊子	2-2	?-0		2-2		
67正	〔後〕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	阿魯圖怯薛第二日	戊子	2-2	?-0		2-2		
73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阿魯禿怯薛第二日	庚子	2-2	?-0		2-2		
81	至正五年十月初二日	阿魯圖怯薛第二日	壬子	2-2	?-0		2-2		
84	至正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阿魯圖怯薛第三日	辛丑	2-3	?-0		2-3		

【88a】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咬咬怯薛第三日

咬咬怯薛三見，如下表。據F欄，88a條日次不符；據E欄，88a條顯示咬咬領第三怯薛，與其他兩條第二怯薛異。88a條顯然有問題。攷《元史》卷四三，〈順帝紀六〉：至正十三年九月「乙亥，以怯薛官廣平王咬咬征討慢功，削其王爵……」（頁911）廣平王爲博尔朮後裔爵號，博尔朮家世領第二怯薛。咬咬爲博尔朮後人，所領怯薛爲第二怯薛，應無可疑。按本條「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干支丙寅，爲第三怯薛第一日。前一日乙丑，爲第二怯薛第三日。原文「二十二日」改爲「二十一日」之後，就沒有日次不符的問題，而咬咬怯薛既爲第二怯薛又爲第三怯薛的矛盾也獲得解決。

葉新民先生另有說法。所舉咬咬怯薛史料兩條（88a和90。無82）。他懷疑原文脫「閏」字，並說：「如爲“閏三月二十二日”，則番直日次爲乙未，爲第四怯薛。有可能咬咬也曾代領過第四怯薛。」（頁84）既有原文有無脫字的問題，又有咬咬是否代領的問題。鄙意以爲問題恐怕不會複雜如此，而只是簡單的把「一」字錯成「二」字而已。換言之，這只是抄書人或刻書人筆畫上增減一筆而致一字之差、一日之差、乃至於糢糊了史實的問題。前文攷釋木剌忽怯薛輪值史料，證明問題出在日期上，無所謂代領問題。咬咬怯薛輪值史料的問題，亦然。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82	至正七年九月十四日	咬咬怞薛第三日	癸丑	2-3	?-0		2-3		
88a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咬咬怯薛第三日	丙寅	3-1	?-x			3-1	
88正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咬咬怯薛第三日	乙丑	2-3	?-0		2-3		
90	至正十二年閏三月十六日	咬咬怯薛第三日	己丑	2-3	?-0		2-3		

【91a】　至正十三年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可怯薛第三日

至正十三年無閏月。本條史料顯然有誤。葉氏引此條，註云：「按陳垣所著朔閏表至正十三年無閏三月，至正十二年有閏三月，此處至正十三年疑爲十二年之誤。」（頁78）葉氏所疑爲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證明「十三年」確爲「十二年」之誤。

按本條出自《南臺備要・勦捕反賊》條：

〈勦捕反賊〉

至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准御史臺咨：

承奉中書省箚付：

至正十三年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不答失里……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伯撒里知院，定住平章，眾家奴知院，搠思監大夫，月魯不花平章，普化平章，賈魯左丞，朶兒只中丞，福壽同知，哈麻同知，帖理帖穆爾叅政，烏古孫良禎叅政，不顏帖木兒副樞，悟良哈台副樞，箚撒兀孫侍御，阿藍答兒僉院，傑哲篤叅議，脫火赤叅議，王敬方叅議，李稷叅議，伯帖木兒郎中，周璿郎中，完不花員外郎，劉繪員外郎，安明德都事，直省舍人安童，蒙古必闍赤忙哥帖木兒等，奏：

……如今，江浙省裏一應合行的事，交本省官好生用心行。凡有調遣軍情重事，及創動官錢，不須咨稟，就與納麟大夫處商量了，交他每從便區處。……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永樂大典》卷二六一一，頁10上-10下）

按御史臺咨文行抵南臺月日倘確爲至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無誤，則咨文內引中書省劄付所記諸官員奏事日期至正十三年閏三月二十五日必誤無疑。今持下文參預奏事之中書省官名單與《元史》卷一一三〈宰相年表二〉至正十二、十三兩年省官名單兩相比對，知月魯不花平章十二年在任，十三年不在任；賈魯左丞十二年在任，十三年不在任；帖理帖穆爾（理，〈年表〉作里）叅政十二年在任，年末出爲江浙添設左丞；烏古孫良禎叅政十二年在任，十三年陞左丞。據此知諸人聞奏之時，至正十二年是也。再者，至正十三年無閏月，且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二十五日干支爲戊戌，恰爲「也可怯薛第三日」。據此，劄付內「十三年」確可斷定爲「十二年」之誤。

我們還有另外一條證據。《元史》卷四二，〈順帝紀五〉載：

是月（至正十二年閏三月），……詔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憐眞班、……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及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麟與江浙行省官，並以便宜行事。（頁898）

《元史》的記載證明《南臺備要》「至正十三年閏三月二十五日」中的「十三年」，的確錯了。這也是抄書人因疏忽而增減筆畫造成的錯誤。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91a	至正**十三年**閏三月二十五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	?	?	*1-3			
91㊣	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二十五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戊戌	1-3	✓	1-3			

【93a】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

是日干支甲戌，爲也可怯薛第三日，疑原文「第二日」誤。

本條出自《南臺備要・勦捕反賊》條（與91a條同題目）：

〈勦捕反賊〉

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准御史臺咨：

承奉中書省箚付：

……

得此。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興聖殿東鹿頂裏有時分，……脫脫荅剌罕、太師、右丞相……等，奏：

……如今，將教化委付做江西省平章，這裏差人前去取了他怠慢招伏，星吉替頭裏交做總兵官，與南臺中丞蠻子海牙，一同勦捕小孤山等處反賊。若他向前勦捕反賊有功呵，上位識也者。……（《永樂大典》卷二六一一，頁11下-14上）

按御史臺咨文述至正十二年末事，萬無於當年初行抵南臺之理。開頭「十二年」必爲「十三年」之誤。又，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甲戌，爲也可怯薛第三日，原文「第二日」必爲「第三日」之誤。原文兩處誤「三」爲「二」，都是一畫之差。又，《元史》卷四二，〈順帝紀五〉，至正十二年十一月：

乙亥，以星吉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出師湖廣。（頁903）

以星吉取代教化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據前引《南臺備要》所載，是順帝君臣決定於初五日甲戌，《元史》記爲乙亥初六日，晚了一天。按乙亥初六日，爲第二怯薛第一日，如依《元史》改《南臺備要》日期爲「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則「也可怯薛第二日」也必須隨之改爲「某某怯薛第一日」。《南臺備要》該條輪值史料短短十八個字，應當不會錯得這麼離譜的多。肯定只是「第三日」誤作「第二日」的筆畫上多一筆、少一畫的單純問題。至於《元史》記爲乙亥初六日，或許是指的任命公布日。

A	B	C	D	E	F	G 也可	H 第二	I 第三	J 第四
93a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甲戌	1-3	0-x	1-3			
93㊣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甲戌	1-3	✓	1-3			

【96a】　**至正廿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96b】　**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96c】　**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哈喇章怯薛第一日**

哈剌章怯薛輪值史料雖列三條，其實都是源自同一方石刻。前面兩條分別是片山先生和葉新民先生先後轉引自其他學者的著錄。最後一條見於清代學者錢大昕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前兩條日期相同，干支戊申，據〈四怯薛〉，爲也可怯薛第一日，兩條則書爲哈剌章怯薛第二日，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具不符。最後一條日期不同，干支戊午，據〈四怯薛〉，爲第四怯薛第二日，而該條則書爲哈喇章怯薛第一日，日次不符。三條資料顯然都有問題。

A	B	C	D	E	F	G 也可	H 第二	I 第三	J 第四
96a	至正廿三年十月**十三日**	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戊申	1-1	X	1-1			
96b	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戊申	1-1	X	1-1			
96c	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	哈喇章怯薛第一日	戊午	4-2	?-x				4-2
96㊣	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	哈剌章怯薛**第一日**	辛亥	2-1	?-0		2-1		

請從片山和葉氏說起。片山先生已指出哈剌章是阿魯圖之孫，不可能領第二怯薛以外的怯薛。他認爲一定是記載有誤，可惜沒能指出錯誤所在。葉新民先生也發現輪值日次不符，而且推測說：「歡真和哈剌章有可能都是繼脫脫之後的第四怯薛長，但史料根據尚不大充分。」並且作註說：「……其番直日次，與〈兵志〉不合，如此哈剌章爲脫脫之子的話，則有可能是第四怯薛長。」（頁81）

我們有幸發現問題的癥結，並解決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不符的問題。

一九〇〇年代，法國漢學家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將其所輯元朝碑文詳加註釋，編爲一長文，題爲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分期發表在《通報》(*T'oung pao*) 第2卷上。[36]《通報》2卷9號該文，載有〈善選傳戒碑〉（額篆書，題《大元特賜傳戒壇主空明圓證澄慧國師隆安選公碑》）[37] 碑陰兩通碑文的排印圖版。右半這一通，首行爲：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廿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p. 422, N° LX）

左半那一通，前兩行爲：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廿六年二月十七日。完者帖木兒怯薛第一日。

（p. 422, N° LX）

這是怯薛輪值史料兩條。一九一六年，箭內先生撰〈元朝怯薛考〉一文，引以爲他的十八條史料中的兩條。一九七七年，片山先生撰〈元朝四怯薛の輪番制度〉，轉引自箭內氏，以爲他的最後兩條（85、86）史料。一九五一年，業師柯立夫先生發表 "A Chancellery Practice of the Mongol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也自沙畹文中引用了這兩條資料。[38]

一九三三年，馮承鈞先生出版《元代白話碑》，稱前揭碑陰兩通爲〈宣政院劄〉，並鈔錄入書，茲僅引相干部分：

（39）一三六三年宣政院劄〔文在選公傳戒碑陰〕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頁62）

---

[36] *T'oung pao* 2.5(1904): 357-447; 2.6(1905): 1-42; 2.9(1908): 297-428.

[37] 危素撰文，文見《危太樸文續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元人珍本文集彙刊》第7冊，據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影印），卷三，頁20下-24上，題：〈大元敕賜大崇國寺壇主空明圓證大法師隆安選公特賜澄慧國師傳戒碑〉。

[3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3/4(1951): 497-526, (519).

（40）一三六六年宣政院劄〔同上〕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完者帖木兒怯薛第一日。（頁63）

一九五五年，蔡美彪先生出版《元代白話碑集錄》，稱前揭碑陰兩通爲〈聖旨碑〉，並鈔錄入書：

（92）一三六三年大都崇國寺聖旨碑（二）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頁96）

（94）一三六六年大都崇國寺聖旨碑（三）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完者帖木兒怯薛第一日。（頁98）

一九八三年，葉新民先生發表〈關于元代的“四怯薛”〉一文，提到這兩條史料，根據的就是蔡美彪先生的書。

諸家鈔錄這兩通文書（或稱宣政院劄，或稱聖旨碑），就我們以上所引，撇開標點符號不論，有一差異處，即一三六三年那一通，沙畹作「至正廿三年」，其餘均作「至正二十三年」。廿三意即二十三，作「廿」或作「二十」，本不足爲奇，無可厚非，但好事如我者就有可能因此而打破沙鍋璺到底，追查原碑究竟作「廿」或「二十」。蒙幸運之神垂佑，我們找到了原碑拓片數紙，仔細審視比對，終於發現了問題癥結，解決了前揭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具各不符的問題。

前揭碑陰兩通文書的拓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三片（編號16158，16191，16144-3。參看圖版一、二）。從拓工之精粗、墨色之濃淡、剝蝕部位之差異，可以斷定三片係拓於不同時日。三片文字，絕大部分還相當清晰，唯有右半一三六三年碑文前頭三四行一小部分文字已經漫漶，無法一目了然。但是，稍加端詳，還是可以釋讀出來。三片第一行就是這二十六個字：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哈剌章怯薛第一日。

比較原碑拓片與諸家載錄，可知作「廿」者是，作「二十」者非，不過這對我們討論的怯薛輪值問題沒有任何實質的影響，可以不論。原碑「十六日」，諸家作「十三日」，這一字之差，則非同小可，不可等閑視之，因爲：四怯薛輪值三日而替，是依照日支的次序，周而復始，固定不變的；日期變了，日支變了，輪值日次也跟著變。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日支戊申，是第一怯薛第一日；同年同月十六日，日支辛亥，是第二怯薛第一日，值班的怯薛也換了。第一怯薛

就是也可怯薛，也可怯薛值班日，史料就記爲也可怯薛第幾日，不會記載怯薛長的名字。第二怯薛值班日，怯薛長爲ㄙㄙ，史料就記爲ㄙㄙ怯薛第幾日，不會記爲第二怯薛第幾日。第三、第四怯薛亦然。本條史料既記爲哈剌章怯薛，非爲也可怯薛，則諸家載錄日期「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當然可疑。其次，據諸家載錄日期推算，爲也可怯薛「第一日」，諸家作「第二日」，則日次並告不符，當然也可疑。總之，諸家載錄的「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云云，一定出了問題。

那麼，原碑拓片「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哈剌章怯薛第一日」云云，就沒有問題嗎？按是日干支辛亥，爲第二怯薛第一日。哈剌章爲博尔朮孫，博尔朮家世領第二怯薛，是日爲第二怯薛輪值第一日，所以，「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與「哈剌章怯薛第一日」若合符應，沒有問題的。職是之故，我們可以斷定，諸家的載錄「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若非釋讀碑文錯誤，就是以訛傳訛。

原碑拓片，北京圖書館也有收藏。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五十冊（即元朝第三冊），第133頁有〈善選傳戒碑〉碑陽的拓本圖版，次頁即爲碑陰兩通碑文的拓本圖版。該書編者在133頁對〈善選傳戒碑〉所作說明的末句是：

> 陰刻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及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宣政院諭札兩道。

足見我們釋讀爲「十六日」，絕對是正確的。流傳了將近兩百五十年的錯誤，一旦獲得澄清，還原始作者以公正，並且解決了元朝怯薛輪值制度研究上長久以來的不解之謎，猶如撥雲見日，豁然開朗，不亦快哉！

然而，〈善選傳戒碑〉碑陰兩通碑文的問題並未全了。清代大學者錢大昕關於該碑陰的一段記載讓我們感到相當困惑。這位著名的金石學家在《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〇〈隆安選公傳戒碑・碑陰〉條說：

> 右宣政院箚付二道，刻於碑陰之上方。其一云：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哈喇章怯薛第一日，明仁殿有時分云云。……其一云：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廿六年正月□□日，完者帖木兒怯薛第一日云云。後半漫漶不能讀。劉氏《帝京景物略》、孫氏《春明夢餘錄》載此碑而不及碑陰，故略書之。[39]

[39] 錢大昕著，祝竹點校，《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

這段跋尾有幾個問題。第一道劄付的日期，如前所述，北京圖書館和傅斯年圖書館兩館所藏諸拓片均可釋讀爲「十六日」，而錢氏書作「廿三日」。[40] 此其一。怯薛長之名，兩館所藏拓片均作「剌」，而錢書作「喇」。此其二。第二道劄付的日期，兩館所藏拓片均甚清晰，爲「二月十七日」，而錢書作「正月□□日」。此其三。所謂「後半漫漶不能讀」云云，更不可解，因爲如前所述，兩道劄付，除第一道的前頭三四行少數幾個字已經輕微受損，不容易立即辨識外，其餘文字，完全清楚明白，絕無不能讀的問題！

錢大昕 (1728-1804) 久居都門，數次造訪護國寺，即元朝時的崇國寺，目睹元碑四通，其中之一即爲〈隆安選公傳戒碑〉。[41] 當時上距立碑之年 (1364) 大約已過四百寒暑，碑石肯定不能完好如初，但是情況是否已經糟到「後半漫漶不能讀」的地步，則是很可懷疑的。第一，沙畹 (1865-1918) 在一九〇八年刊布該碑碑陰兩道劄付，除第一道前兩行個別幾個字無法正確釋讀外，第三行以下，包括「後半」的第二道劄付，均能輕易釋讀出來。[42] 假定錢、沙兩人所見爲一碑無誤，而且兩人均據所見著錄無誤，那麼，百多年前錢大昕已不能讀到的文字，豈能借屍還魂，重現在石頭上，讓百多年後的沙畹看個明白！[43] 難道沙畹所見已非原碑，而是後來重刻之物？是耶非耶，我們只能請教專家來鑒定了（但原碑已佚，說詳後文）。第二，前揭兩圖書館所藏該碑拓片，假定是拓自原碑，而且就是錢大昕所見之碑，那麼，兩館所藏該碑拓本，當拓於石碑遭到嚴重損壞，以致錢氏不能讀之前，換言之，兩館所藏拓本，最少也是兩百多年的古物了。是耶非耶，我們同樣只能請教專家來鑒定了。第三，錢大昕學問廣大，元史造詣深，對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6冊，頁552。參見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5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總頁19003-19004。

[40] 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戊午，據〈四怯薛〉，爲第四怯薛第二日，與後文「第一日」不符，且哈剌章所領應爲第二怯薛，非第四怯薛，已如前述。

[41] 〈隆安選公傳戒碑〉跋：「予在都門久，從未一至所謂市者。寺有元碑四通，此其一也。予好訪碑，又惡市之囂。公事之假，不值市期，則往觀焉。歲或一至，或間歲一至。……」

[42] 第一道劄付誤釋兩字（第一行「十六日」誤爲「十三日」，「第一日」誤爲「第二日」），未能釋讀一字（第二行末字「魯」），第一行的「十月」係據碑陽碑文推測而得，第二行人名「也速迭兒」亦據推測而得。

[43] 沙畹於一九〇七年造訪中國，因韓國鈞等五中國人及一洋人之助，得元碑拓數十片，〈選公碑〉爲其一。（沙畹，前揭文，頁20）嚴格言之，目睹〈選公碑〉者，非沙畹，乃其友人某某也。爲行文便利計，姑且以沙畹代表之。

元朝怯薛輪值制度不可能不熟悉，那麼，「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與「哈喇章怯薛第一日」之間日次不符的問題，能夠逃離法眼，不被發現，也是有點奇怪的事。這或許是錢氏一時的失察。

我們攷察護國寺元碑的歷史記錄，認爲錢大昕、沙畹所見〈選公碑〉並非二物，而錢大昕讀「十月十六日」爲「十月廿三日」，讀「二月十七日」爲「正月□□日」，謂「後半漫漶不能讀」云云，或者是疏忽所致，或者是誤記所致，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請從護國寺元碑說起。今按明崇禎七年 (1634) 進士劉侗及其友人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卷一〈崇國寺〉條，記所見護國寺有「元遺碑三，斷碑一」，共四方。遺碑三方，以立碑先後爲序，一是皇慶元年〈演公碑〉，二是至正十一年〈重修碑〉，三是至正十四年〈聖旨碑〉。斷碑一方就是至正二十四年立石的〈選公碑〉。[44] 錢大昕跋〈選公碑〉，謂「寺有元碑四通」，應即劉侗所見的四通。乾隆末年刊行于敏中等人所編《日下舊聞考》卷五四〈大隆善護國寺〉條按語說，「寺中諸碑林立，《帝京景物略》所載元碑四俱存。其未載者，尙有至元二十一年〈聖旨碑〉，碑陰刻崇國北寺〈地產圖〉。又元小碣二：一爲大德二年〈轉長生藏經記〉，一爲至治元年〈看轉大藏經長供記〉。」[45]《光緒順天府志》引《五城寺院冊》，著錄護國寺元碑七方，即前揭五碑二碣。民國紀元後，大約二三十年代，振生在護國寺訪古，二碣已不知去向，五碑則尙然在寺。[46] 五碑之中，錢大昕未能發現的一碑，應即至元二十一年的〈聖旨碑〉。振生護國寺訪古，見到了它，說它置放在千佛殿內西偏，高約三尺。雖然「殿閉不能進」，振生在殿外還是可以清楚辨識碑上的文字。傅斯年圖書館藏有該碑拓片二幅，碑陰拓片一幅，文字皆相當清晰，可以證明振生所言不假。較之其它四碑大而位顯，至元二十一年的〈聖旨碑〉碑小位偏，[47] 這或者就是錢大昕所以未能發現它的原因。事實上，護國寺內還有元碑一方，金石志書鮮

---

[44] 劉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北京古籍叢書》本），卷一，頁33。

[45]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北京古籍叢書》本），卷五三，頁843。

[46] 陳宗蕃（1879-1954。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編著《燕都叢考》（王燦熾、張宗平點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書末〈本書引用書目〉列振生《城西訪古記》爲時賢書籍。振生當係筆名，《城西訪古記》出版與否，不詳。《燕都叢考》頁330-335所引疑爲《記》中〈護國寺記〉全文。

[47] 詳下文引劉敦楨〈北平護國寺殘迹〉一文。

見著錄，也是劉侗、錢大昕兩人都無緣寓目的。[48] 一九三一年，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調查護國寺，發現東舍利塔北牆下有延祐二年元碑一通，敘述湖廣參政速安及其子曲迷失不花建塔因緣，額題「舍利寶塔」，首題「建塔記」。[49] 一九三三年，建築史學家劉敦楨先生發表〈北平護國寺殘迹〉一文，[50] 對當時保存在寺的六通元碑的形制、內容、所在位置，皆有所描述並附有照片。[51] 我們可以說，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止，護國寺的元碑，除去佚失的兩方小碣外，總數爲六通，而錢大昕實際見到的是四通。[52]

錢大昕見到的〈選公碑〉，肯定就是元朝的遺物。劉侗說它已「斷爲七，環鐵束而立之」。[53] 錢大昕無異詞。震鈞著《天咫偶聞》說，〈選公碑〉和〈演公碑〉，皆在千佛殿東階下。[54] 振生撰《城西訪古記・護國寺記》、劉敦楨撰〈北平護國寺殘迹〉，對兩碑所在位置，與震鈞所說無異。振生說〈選公碑〉「已破裂，以鐵鋸之。」劉敦楨謂〈選公碑〉「下部裂爲三段，現以鐵錠絡之。」[55] 前揭兩圖書館所藏〈選公碑〉碑陽拓片也顯示該碑的斷裂情況吻合前賢的說法。碑陰兩道劄付刻在石頭上部，沒有破裂，因此，兩道劄付的文字不受石碑下部斷裂的影響。綜合前述這些情況，可以肯定，劉侗、錢大昕、震鈞、振生、劉敦楨以及沙畹等六人所見〈選公碑〉，都是同一實物。碑陰所載兩道劄付，劉侗、震鈞、劉敦楨三人均未釋讀。沙畹除誤釋兩字、未釋一字、推測而得三四字外，其餘均已釋讀出來，已如前述。振生應當沒有釋讀上的問題。他寫道：

---

[48] 經查楊殿珣編《石刻題跋索引》，知《石刻史料新編》所收諸書無一著錄該碑。

[49] 見姚彤章先生的報告，〈記護國寺舍利塔中之藏塔〉，載《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4.3(1933)：2421-2422（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景印本）。

[50] 原載《中國營造學社匯刊》6.2(1935)，收入《劉敦楨文集》第2冊（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頁211-250。惠蒙張子文先生自《文集》景印該文相贈，謹此敬致謝忱。

[51] 《劉敦楨文集》第2冊，頁235。六碑中，兩碑（延祐二年「舍利寶塔」、至正十四年〈聖旨碑〉）無照片。

[52] 護國寺元碑六通，除延祐二年的〈建塔記〉外，其餘五碑均是雙面刻。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六碑碑陽、碑陰拓本，除至正十四年〈聖旨碑〉陰〈事產記〉文字已嚴重漫漶外，其餘大致不差。

[53] 《帝京景物略》，頁33。

[54] 《天咫偶聞》書成於光緒二十九年 (1903)。引文見卷四，頁26上，光緒三十二年甘棠轉舍刊本。

[55] 《燕都叢考》，頁332；《劉敦楨文集》第2冊，頁235。

> 碑陰爲箚付二道，行極短，長約全碑三分之一，其文雜蒙古語。前箚付之后畫橫綫四層，每層長短不一，點畫粗細亦不一，廣則一律。第一層下有印字，第四層下右有押字，左有五押字。后箚付之后亦有橫綫四層，下亦有押字，因模糊不可辨。

劄付兩道的主要部分是奏事記錄，由蒙古語直接硬譯爲漢語，雖是漢字漢詞，卻保留蒙古語的語法，所以振生說「其文雜蒙古語」。所謂「橫綫四層」，疑是以元朝國字（八思巴字）拼寫數個漢字。這幾個字的確已「因模糊不可辨」。[56] 除此之外，振生沒有片言隻語說到兩道劄付在釋讀方面的任何問題。兩百多年前，錢大昕說〈選公碑〉陰所載第二道劄付的「後半漫漶不能讀」；兩百多年後，在法國的沙畹和中國的振生面前，「後半漫漶不能讀」的問題，卻忽地消逝無蹤，而我們所有的拓片，同樣的沒有「不能讀」的問題。這真是咄咄怪事！

〈選公碑〉錢跋之謎未解，〈選公碑〉的下落復告不明。《元代白話碑集錄》的編者蔡美彪先生回憶說，七十年代他在護國寺還曾見到過一些石碑，唯石碑文字剝落嚴重。後來當地開辦工廠，石碑很有可能被遷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博物館。一位當地老人說，護國寺在五十年代還有廟會，比較熱鬧，文革以後由於大部分建築毀損嚴重，已陸續拆除。至於那些石碑，老人曾看見工人用來做墊石砸煤塊，當時就已破損嚴重。石碑後來的下落，老人也不清楚，據說有一些可能就埋在護國寺原址的地下。兩位先生的回憶，係惠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劉曉先生的轉述。應筆者之託，劉先生並且造訪了護國寺，只見山門一座外，已別無遺物。他追蹤到北京石刻博物館，看到了護國寺的一塊碑，卻不是我們要找的〈選公碑〉！

總之，錢氏跋尾所引起的諸多問題，一時尚難論定。鄙意以爲，錢大昕、沙畹等人所見石碑應是元朝遺物，傅斯年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兩館所藏拓本同是拓自元朝原碑，錢氏跋尾所記並不盡然正確。無論如何，〈隆安選公傳戒碑〉碑陰所見元朝怯薛輪值史料兩則，百年來的——從錢大昕的跋尾算起的話，則是兩百多年來的——錯誤著錄，我們已經更正過來了。

---

[56] 二〇〇三年三月三日，惠蒙內蒙古大學副校長、蒙古語文學者呼格吉勒圖（Huǧjiltu）教授來信賜教，謂這「橫綫四層」爲八思巴字拼寫漢語，由上至下，依序對應漢語「至正」「年」「月」「日」（džidžiŋ niɲ 'ɥe žiˋ）。

贅語：前事不忘

元朝怯薛輪值史料九十七條所載輪值日次牴觸〈四怯薛〉條所載者，計三十條。歸納攷察所得，可分三種情況。

一、目前尚然無解的有6條（1Q、2Q、10Q、12Q、13Q、14Q），其中察察爾怯薛占了一半。

二、答案已具，尚待鐵證來確認的有13條（3☆、4☆、6☆、7☆、8☆、9☆、11☆、27☆、32☆、39☆、50☆、62☆、66☆）。

三、史料記載肯定錯誤的有11條（21a、23a、38a、52a、67a、88a、91a、93a、96a、96b、96c），我們都做了更正。

第二類13條如下，疑日期記載錯誤的5條，疑日次記載錯誤的7條，疑日期和日次二者之一記載錯誤的1條。條內疑誤處以黑體字標示，其後六角括號內文字疑係正解。

3☆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也可怯薛第一日。

4☆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第一日**〕。

6☆　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安圖集賽**第三日**〔**第二日**〕。

7☆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察察爾集賽第三日。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察察爾集賽**第三日**〔**第二日**〕。

8☆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安童怯薛**第三日**〔**第一日**〕。

9☆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十三日**〕，安童怯薛第一日。

11☆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月**〕初九日，安童怯薛第一日。

27☆　至大元年**十月**〔**十一月**〕十一日，月海怯薛第一日。

32☆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八海怯薛**第一日**〔**第二日**〕。

39☆　延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弟二日**〔**第三日**〕。

50☆　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第二日**〕。

62☆　天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闊徹伯怯薛**第二日**〔**第一日**〕。

66☆　元統三年**七月**〔**六月**〕十八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第三類11條如下，日期記載錯誤的7條，日次記載錯誤的1條，日期和日次具錯的2條，脫字的1條，六角括號內黑體字是我們的更正。

21㊣　至元三十三年〔**三十年**〕正月初九日，阿都台集賽第一日。

23㊣　大德七年三月三十日〔**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

38㊣　延祐二年〔**元年**〕九月十四日，木剌忽怯薛第三日。

52㊣　延祐五年十月〔**十一月**〕十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

67㊣　〔後〕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阿魯〔**阿魯圖**〕怯薛第二日。

88㊣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一日**〕，咬咬怯薛第三日。

91㊣　至正十三年〔**十二年**〕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可怯薛第三日。

93㊣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第三日**〕。

96㊣　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哈〔**剌**〕章怯薛〔**第一日**〕。

96a　至正廿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96b　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96c　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哈**喇**章怯薛第一日。

二三兩類合計24條，其中，日期記載確係錯誤的9處（21a、23a、38a、52a、88a、91a、96a、96b、96c），疑係錯誤的5處（3a、9a、11a、27a、66a），計14處；日次記載確係錯誤的3處（93a、96a、96b），疑係錯誤的7處（4a、6a、8a、32a、39a、50a、62a），計10處；日期和日次疑有一錯的1條（7）；脫字的1條（67a）。可以斷言，三十條有問題的史料，十之八九出在日期或者日次記載錯誤，而這種錯誤，追根究柢，抄手或刻工的疏忽，應負最大的責任。原始作者當然也有可能誤記。

五十三年前，一九四九年，楊聯陞先生在《哈佛亞洲學報》上發表一文，題爲〈中國經濟史上的數詞與量詞〉，[57] 提醒大家留意中國文獻上出現的數詞與量詞。他說：中文書裏頭可以找到無數印刷及抄寫上錯誤的例子；數字的一、二、三非常容易混淆；爲防止竄改，謹慎的中國人採取大寫的壹、貳、參、肆……來取代小寫的一、二、三、四……。我們迄今所見元代怯薛輪值史料，用的一律是容易疏忽弄錯的小寫數字。個位數一到九和十位數十一到二十，只是增減一字之差。二十一到九十九，一不小心就會脫漏了一個字。元代四怯薛的輪值，據《元史・兵志・四怯薛》條的記載，是按照十二日支的固定順序，周而復始，一定不易。元代怯薛輪值史料所載日期、怯薛、日次，推算結果一旦與〈四怯薛〉條的記載不符，我們首先必須確定問題是否出在史料所載的日期、日次，因爲這是最

[57] Lien-sheng Yang, "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1/2(1949): 216-227. Also in Yang,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5-84. 楊聯陞著，《國史探微》（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中國經濟史上的數詞與量詞〉（陳國棟先生譯），頁157-168。

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將近一個世紀以來，三數學者所發現而無法解決的元代怯薛輪值史料與〈四怯薛〉條所載不符的問題，本文已經確定大部分問題出在史料記載日期或日次發生了錯誤。錯誤一經更正，不符問題自然消逝。我們必須先行掃除史料記載上的錯誤，將來的立論立說才有堅強可靠的依據。蓮生師的教誨，長志我心。

二〇〇二年七月六日初稿，二〇〇三年五月六日末次修訂畢。

（本文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元朝怯薛輪值史料表

A 條序	B 日期	C 怯薛・日次	D 干支	E 怯-日	F ?-?	G 也可	H 第二	I 第三	J 第四	K 片山	L 葉氏	M 史源
1Q	至元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己丑	2-3	?-x		2-3			1	無	秘 2:36
2Q	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失烈門怯薛第二日	甲戌	1-3	X	1-3				2w	無	典 8:6a
3a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己未	4-3	X				4-3	3w	-	典 5:3a
3b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己未	4-3	X				4-3	4	-	通 2608:2b
3c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己未	4-3	X				4-3	-	一 1	同 3a, 3b 條
3☆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庚申	1-1	✓	1-1				-	-	-
4a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也可怯薛弟二日	戊申	1-1	0-x	1-1				5	無	秘 3:54
4b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戊申	1-1	0-x	1-1				6	-	秘 4:74
4c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戊申	1-1	0-x	1-1				7	-	秘 4:89
4☆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戊申	1-1	✓	1-1				-	-	-
5	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巴林集賽第三日	癸丑	2-3	?-0		2-3			8	無	青 4:34a
6a	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安圖集賽第三日	辛卯	3-2	?-x			3-2		9	無	青 4:35a
6☆	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安圖集賽第二日	辛卯	3-2	?-0			3-2		-	-	-
7a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察察爾集賽第三日	丙午	4-2	?-x				4-2	10	無	廟 2:28
7☆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察察爾集賽第二日	丙午	4-2	?-0				4-2	-	-	-
7a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察察爾集賽第三日	丙午	4-2	?-x				4-2	10	-	廟 2:28
7☆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察察爾集賽第三日	丁未	4-3	?-0				4-3	-	-	-
8a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安童怯薛第三日	戊寅	3-1	?-x			3-1		11w	七 1	典 28:12b
8☆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戊寅	3-1	?-0			3-1		-	-	-

9a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乙巳	4-1	?-0				4-1	12w	七2	典 30:17b
9☆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壬寅	3-1	?-0			3-1		-	-	-
10Q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甲午	4-2	X				4-2	13	無	秘 7:128
11a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乙丑	2-3	?-x		2-3			14w	七 3	典 34:25b
11☆	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	安童怯薛第一日	丙寅	3-1	?-0			3-1		-	-	-
12Q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	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庚午	4-2	?-x				4-2	15	無	廟 2:36
13Q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有八日	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庚辰	3-3	?-x			3-3		16	無	廟 6:126
14Q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有八日	察察爾集賽第一日	己酉	1-2	X	1-2				17	無	廟 2:37
15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	呼圖克臺集賽第一日	丁亥	2-1	?-0		2-1			18	無	廟 3:64
16	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伊克集賽第二日	戊午	4-2	x-0				4-2	19	無	廟 3:66
17	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甲戌	1-3	✓	1-3				20	一 2	典 6:17a
18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	忽都答兒怯薛第二日	庚子	2-2	?-0		2-2			無	三 1 H	六 19423:15b
19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忽都答兒怯薛第三日	癸丑	2-3	?-0		2-3			無	三 2 H	六 19423:16b
20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日	也可怯薛弟三日	庚戌	1-3	✓	1-3				無	一 3	六 19423: 17b, 18b
21a	至元**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	阿都台集賽第一日	?	?	?					23	無	廟 4:77
21㊟	至元**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阿都台集賽第一日	丙寅	3-1	?-0			3-1		21	無	廟 6:122
22	至元三十年三月初五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辛酉	1-2	✓	1-2				22w	一 4	典 36: 22b, 23a
23a	大德七年三月**三十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戊午	4-2	X				4-2	無	無	秘 4:86
23㊟	大德七年三月**二十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戊申	1-1	✓	1-1				-	-	-
24	大德九年八月初二日	忽都荅兒怯薛第二日	丙子	2-2	?-0		2-2			24	三 3	典 58:6b
25	大德十一年九月初九日	月赤察兒怯薛第二日	庚午	4-2	?-0				4-2	25	82n2H	南 2610:13b
26	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辛卯	3-2	?-0			3-2		無	無	池 359
27a	至大元年**十月**十一日	月海怯薛第一日	丙申	1-1	x-0	1-1				26w	無	箭 238 ※
27☆	至大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月海怯薛第一日	丙寅	3-1	?-0			3-1		-	-	-

28	至大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甲申	1-1	✓	1-1				27	一 5	秘 5:102
29	至大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只兒哈郎怯薛第三日	丁丑	2-3	?-0		2-3			28	無	秘 2:41
30	至大三年正月十三日	亦思丹怯薛第二日	辛卯	3-2	?-0			3-2		29	無	秘 1:31
31	至大四年二月初五日	八海怯薛第三日	丁未	4-3	?-0				4-3	無	無 H	秘 5:94
32a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	八海怯薛第一日	戊午	4-2	?-x				4-2	30	無	秘 1:21
32☆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	八海怯薛第二日	戊午	4-2	?-0				4-2	-	-	-
33	至大四年五月十二日	月赤察兒太師怯薛第三日	癸未	4-3	?-0				4-3	31	無	秘 3:55
34	皇慶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戊申	1-1	✓	1-1				32	無	秘 2:46
35	皇慶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己酉	1-2	✓	1-2				33	一6	典 59:2b
36	皇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己卯	3-2	?-0			3-2		無	無	三 ※
37	延祐元年七月初四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丙辰	3-3	?-0			3-3		34	無	秘 1:31
38a	延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木剌忽怯薛第三日	己未	4-3	?-0				4-3	40	四 2	典 46:8a
38㊟	延祐元年九月十四日	木剌忽怯薛第三日	乙丑	2-3	✓		2-3			-	-	-
39a	延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庚辰	3-3	?-x			3-3		35w	八 1	典 38:3a
39☆	延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庚辰	3-3	?-0			3-3		-	-	-
40	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木剌忽怯薛第二日	庚子	2-2	?-0		2-2			36w	四1	典 49:8b ※
41	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甲辰	3-3	?-0			3-3		37w	八 2	典 53:16
42	延祐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木剌忽怯薛第二日	庚子	2-2	?-0		2-2			38	無	秘 5:93
43	延祐二年四月廿八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一日	乙巳	4-1	?-0				4-1	39	二 1 H	典 32:11b ※
44	延祐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木剌忽怯薛第一日	癸亥	2-1	?-0		2-1			41	無	秘 6:104
45	延祐三年九月初七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丙午	4-2	?-0				4-2	42	無 H	秘 3:68
46	延祐四年閏正月初十日	拜住怯薛第一日	戊寅	3-1	?-0			3-1		43	無	常 19:17a ※
47	延祐四年九月初四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丁卯	3-2	?-0			3-2		無	八 3	東 ※
48	延祐四年十月十二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一日	乙巳	4-1	?-0				4-1	44w	二 2 H	典 53:8b

49	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五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丁酉	1-2	✓	1-2				45	無	郝 ※
50a	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戊午	4-2	?-x				4-2	無	無	茅 33:419 ※
50☆	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戊午	4-2	?-0				4-2	-	-	-
51	延祐五年二月初三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乙未	4-3	?-0				4-3	46	H	秘 5:96
52a	延祐五年十月十一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戊戌	1-3	X	1-3				47w	八 4	典 8:14a
52㊟	延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拜住怯薛第二日	丁卯	3-2	?-0			3-2		-	-	-
53	延祐六年五月初二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丙辰	3-3	?-0			3-3		48w	八 5	典 57:30a, 30b※
54	延祐六年九月初一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壬午	4-2	?-0				4-2	49	H	秘 5:97
55	延祐六年十月十五日	拜住怯薛第一日	丙寅	3-1	?-0			3-1		50	八 6	南 2610:14a
56	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庚午	4-2	?-0				4-2	51w	二 3 H	典 24:3b
57	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拜住怯薛第一日	壬寅	3-1	?-0			3-1		52	無	秘 2:43
58	至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失禿兒怯薛第三日	乙丑	2-3	?-0		2-3			53	無	秘 5:101
59	至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拜住怯薛第三日	丙辰	3-3	?-0			3-3		無	無	法 203 ※
60	泰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撒里蠻怯薛第一日	己亥	2-1	?-0		2-1			54	無	秘 5:95
61	天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篤怜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乙卯	3-2	?-0			3-2		無	無	柯 3:3
62a	天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闊徹伯怯薛第二日	戊寅	3-1	?-x			3-1		55	無	秘 6:108
62☆	天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闊徹伯怯薛第一日	戊寅	3-1	?-0			3-1		-	-	-
63	天曆三年二月初六日	阿察赤怯薛第一日	丁亥	2-1	?-0		2-1			無	無	救 66 ※
64	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篤怜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乙卯	3-2	?-0			3-2		56w	九 1	蔡 82 ※
65	元統三年五月初七日	阿察赤怯薛第二日	戊子	2-2	?-0		2-2			57w	84n2	蔡 111※
66a	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戊戌	1-3	x-0	1-3				58	九 2	南 2610: 18a ※
66☆	元統三年六月十八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戊辰	3-3	?-0			3-3		-	-	-
67a	〔後〕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	阿魯怯薛第二日	戊子	2-2	?-0		2-2			59	84n1	通 2608:1a
67㊟	〔後〕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	阿魯圖怯薛第二日	戊子	2-2	?-0		2-2			-	-	-

68	〔後〕至元六年正月二十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癸酉	1-2	✓	1-2				60	一7	南 2610:20b
69	〔後〕至元六年九月初七日	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	丁巳	4-1	?-0				4-1	61	81n4	續 2609:6a
70	〔後〕至元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別兒怯不花怯薛第二日	壬午	4-2	?-0				4-2	無	無	三 ※
71	至正元年正月初七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乙卯	3-2	?-0			3-2		62	九3	南 2610:21a
72	至正元年二月初八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乙酉	1-2	✓	1-2				63	無	陵 1:61b
73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阿魯禿怯薛第二日	庚子	2-2	?-0		2-2			64	無	秘 3:64
74	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	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	丁巳	4-1	?-0				4-1	65	無	輟 13:165
75	至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丙申	1-1	✓	1-1				66	無	秘 5:93
76	至正三年三月初六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壬申	1-1	✓	1-1				無	無	三 ※
77	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	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庚辰	3-3	?-0			3-3		67	無	遼 ※
78	至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別兒怯不花怯薛第二日	甲午	4-2	?-0				4-2	68	無	同上
79	至正四年八月三十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丙戌	1-3	✓	1-3				69	一8	續 2609:10a
80	至正五年四月十三日	篤怜帖木兒怯薛第二日	丁卯	3-2	?-0			3-2		70	無	金 ※
81	至正五年十月初二日	阿魯圖怯薛第二日	壬子	2-2	?-0		2-2			71	五1	續 2609:12b
82	至正七年九月十四日	咬咬拗薛第三日	癸丑	2-3	?-0		2-3			無	無	高 37:13a
83	至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癸酉	1-2	✓	1-2				72	一9	南 2610: 27a, 28b
84	至正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阿魯圖怯薛第三日	辛丑	2-3	?-0		2-3			73	五2	南 2610:29b
85	至正十一年正月十一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辛酉	1-2	✓	1-2				74	一10	南 2611:1b
86	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甲戌	1-3	✓	1-3				75	一11	續 2609:1b
87	至正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脫脫怯薛第三日	癸未	4-3	?-0				4-3	76	81n5	南 2611:11a
88a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咬咬怯薛第三日	丙寅	3-1	?-x			3-1		77	六1	南 2611:10b
88㊟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咬咬怯薛第三日	乙丑	2-3	?-0		2-3			-	-	-
89	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篤怜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戊辰	3-3	?-0			3-3		78	九4	南 2611:9a
90	至正十二年閏三月十六日	咬咬怯薛第三日	己丑	2-3	?-0		2-3			79	六2	南 2611:9a

91a	至正十三年閏三月二十五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	?	?	*1-3				80	一 14	南 2611:10a
91正	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二十五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戊戌	1-3	✓	1-3				-	-	-
92	至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也可怯薛第一日	壬申	1-1	✓	1-1				81	一 12	南 2611:11b
93a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也可怯薛第二日	甲戌	1-3	0-x	1-3				82	一 13	南 2611:13a
93正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也可怯薛第三日	甲戌	1-3	✓	1-3				-	-	-
94	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燕古兒怯薛第二日	己卯	3-2	?-0			3-2		83	無	師 ※
95	至正二十年七月十五日	歡真怯薛第一日	己巳	4-1	✓				4-1	無	81n6	析 120 ※
96a	至正廿三年十月十三日	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戊申	1-1	X	1-1				84w	-	箭 239
96b	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哈剌章怯薛第二日	戊申	1-1	X	1-1				-	81n6	蔡 96
96c	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	哈喇章怯薛第一日	戊午	4-2	?-x				4-2	無	無	錢 6：552
96正	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	哈剌章怯薛第一日	辛亥	2-1	?-0		2-1			-	-	碑拓，參正文
97	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完者帖木兒怯薛第一日	己巳	4-1	?-0				4-1	85w	81n7H	箭 239；蔡 98

〈元朝怯薛輪值史料表〉説明

甲：各列A欄至L欄內容及標記符號，詳正文第329、330兩頁之説明。

乙：略語表（M欄（史源）符號説明）。

首爲怯薛輪值史料原典略語，或近現代學者著作之簡稱。次爲阿拉伯數字，冒號“:”前數字爲卷次或冊次，冒號後數字爲頁碼。數字後a和b分別代表前、後半葉。原典略語之後數字無冒號者爲頁碼。有※號者，請參看下文本表說明「丙：註」。以在表內出現先後爲序，本表略語如下：

秘　《秘書監志》十一卷。元王士點、商企翁編撰，今人高榮盛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元代史料叢刊》本。

典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簡稱《元典章》），正集六十卷，新集不分卷。元佚名編次。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據館藏元刊本景印。

通　《憲臺通紀》。元趙承禧編次。原書二十四卷，已佚。《永樂大典》卷二六〇八「皆」字韻「臺」字目下〈御史臺三〉，摘錄條文八十七條。M欄

（史源）「通」字後數字即爲《永樂大典》卷次、頁碼。

青　《青崖集》五卷。元魏初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廟　《廟學典禮》六卷。元胡賈夫（？）編次，今人王頲點校。《元代史料叢刊》本。

六　《六條政類》。元定住、呂思誠奉敕編。已佚。《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三「勘」字韻「站」字目下〈站赤八〉，頁14上至26上若干條，即係錄自《六條政類》者。M欄（史源）「六」字後數字即爲《永樂大典》卷次、頁碼。

池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清王士禎撰，今人靳斯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

箭　箭內亙，〈元朝怯薛考〉，《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頁211-262。

三　《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元劉貞等編。日本靜嘉堂文庫藏至正元年（1341）建安務本書堂刊本。頁碼模糊。

常　《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清沈濤譔。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石刻史料新編》本，第2版。

東　《東平王世家》。參丙註【47】。

郝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參丙註【49】。

茅　《茅山志》三十三卷。元劉大彬撰。《道藏要籍選刊》第7冊，據涵芬樓縮印明刊《正統道藏》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南　《南臺備要》。元劉孟琛編次。原書卷數不詳，已佚。《永樂大典》卷二六一〇至二六一一「皆」字韻「臺」字目下〈御史臺五、六〉，摘錄條文八十三條。M欄（史源）「南」字後數字即爲《永樂大典》卷次、頁碼。

法　《元代法律資料輯存》。今人黃時鑑輯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元代史料叢刊》本。參丙註【59】。

柯　《宮詞一十五首》。元柯九思撰。今人陳高華點校《遼金元宮詞》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柯氏《宮詞》亦見於元顧瑛編《草堂雅集》卷一及清人繆荃孫、曹元忠同輯柯九思詩文集《丹邱集》（不分卷）中。

救　《救荒活民類要》。元張光大編輯。《續修四庫全書》第846冊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書目文獻出版社印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56冊，亦收明刻本《救荒活民類要》。

蔡　《元代白話碑集錄》。今人蔡美彪編著。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續　《憲臺通紀續集》。元唐惟明編次。原書十五卷，已佚。《永樂大典》卷二六〇九「皆」字韻「臺」字目下〈御史臺四〉，摘錄條文五十二條。M欄（史源）「續」字後數字即爲《永樂大典》卷次、頁碼。

陵　《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元張鉉撰。台北：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種》第3冊，影印元至正四年 (1344) 刊本。

輟　《南村輟耕錄》。元末明初陶宗儀撰。北京：中華書局，1997。《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

遼　《遼史》。參丙註【77】。

金　《金史》。參丙註【80】。

高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鄭麟趾奉教修。東京：國書刊行會，1908。

析　《析津志輯佚》。元熊夢祥著《析津志》，卷帙不詳，已佚。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師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元鄭玉撰。明嘉靖十四年 (1535) 鄭氏家塾刊本微卷。

錢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清錢大昕撰。今人祝竹點校，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6冊，頁1-558。

丙：註（註某條史料，即以該條史料之條序爲註碼）。

【27a】箭內氏〈元朝怯薛考〉（頁238）謂此條史料出自《元典章》（未注卷次及頁碼），片山氏〈元朝四怯薛の輪番制度〉內〈第一表〉第26條承之。經查《元典章》並無此條史料。按 Chavannes 撰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第429頁引《大正大藏經》：「於至大元年十月十一日至隆福宮。今上皇帝潛龍時分。月海怯薛第一日。親捧蓮宗寶鑑。」箭內實引自沙畹而錯註爲《典章》。又，Cleaves 撰 "A Chancellery Practice of the Mongol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第519頁亦引沙畹。今覆查《大正大藏經》，知前揭引文實出《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十七卷，《諸宗部四》，元普度編《廬山蓮宗寶鑑》卷首所載普度寫於皇慶壬子 (1312) 的識語（頁303）。

【36】劉貞等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中書省奏准試科條目〉。該一

〈條目〉，亦見《通制條格》卷五〈學令・科舉〉，無題；《元典章》卷三一〈禮部・學校・儒學〉，則以〈科舉程式條目〉爲題。二者具刪去「拜住怯薛第二日」等字樣。

【40】原文爲：「木剌忽怯薛第二日，嘉禧殿內奏時分，速古兒赤也奴院使、牙安的斤等有來。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此類文書，一般先書某年月日，次書怯薛、日次，次地點，次在場者名氏。本條原文年月日殿後，異於一般習慣。

【43】原誤作「也先帖先兒」。

【46】沈濤，《常山貞石志》卷一七，〈聖旨特賜大龍興寺長明燈記〉，頁17a-17b。沈濤誤釋「拜住怯薛」文義。

【47】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三〈東平王世家〉條：「元永貞《東平王世家》卷首一葉，載延祐四年九月初九日，拜住怯薛第二日。」孫顯軍、陳文和點校，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頁356-357，原讀作：「……拜住怯薛。第二日……」

【49】元郝經撰《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卷首〈陵川文集目錄〉載文移一通，云：「延祐五年五月初九日，奉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中書省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嘉禧殿內有時分……」。見書目文獻出版社印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1冊，〈陵川文集目錄〉，頁1上。

【50a】見〈特賜玉印劍還山省劄〉。《續修四庫全書》第723冊所收十五卷本《茅山志》（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刻本配明刻本影印）卷一五，頁143亦載〈特賜玉印劍還山省劄〉，亦作「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

【53】《典》57：30a誤作「拜征」，30b作「弟」，通「第」。

【59】今人黃時鑑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輯元人沈仲瑋所著《刑統賦疏・通例》164條，按年次編排標點。此條爲第136條，見頁203。

【63】《救荒活民類要》原書版心頁碼模糊。本條見〈救荒二十目〉內〈鬻爵〉目，《續修四庫全書》第846冊，總頁66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56冊，總頁678下。

【65】順帝元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辛丑，改元統三年爲至元元年。元人或稱「重紀至元」，或稱「後至元」，以別於世祖至元年號。

【66a】《蔡》82〈一三三四年加封顏子父母妻懿旨碑〉作「篤怜」，108〈一三三四年降賜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劄〉作「篤連」，本〈輪值表〉第66a、71、77條作「篤憐」。這位怯薛長的名字，柯立夫師重建爲 Dūren Temür，見Cleaves，前揭文，頁518。

【70】《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卷首〈聖朝科舉進士程式〉內〈都省奏准科舉條畫〉條。

【76】同上〈終場舉人充教官〉條。

【77】元脫脫等奉敕修《遼史・附錄・修史官員》條，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553。

【80】元脫脫等奉敕修《金史・附錄・金史公文》條，中華書局點校本，頁2905。

【94】此據明嘉靖十四年 (1535) 鄭氏家塾刊本《師山先生文集・附錄・宣命》，頁11a。《四庫》本作「雅克科爾集賽」。

【95】《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六「勘」字韻「站」字目引《析津志》。《析津志輯佚》頁120轉引《大典》。

附　記

〈關于第2Q條「失烈門怯薛」輪值史料的説明〉

拙文對第2Q條史料「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失烈門怯薛第二日」云云，原有攷釋，惠蒙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指出，「此處之失烈門怯薛，很可能是太子真金的怯薛，與忽必烈的怯薛無涉。似不應列入本文討論。」這是深具啓迪意義的一條寶貴意見。謹遵畏友高見，將原有攷釋文字移出正文，轉錄於下，並略作説明如後。

【2Q】　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失烈門怯薛第二日

是日干支甲戌，據〈四怯薛〉，爲也可怯薛第三日，怯薛名稱與輪值日次具不符。

該條出自《元典章・吏部・官制二・選格・父子兄弟做官回避》條：

〈父子兄弟做官回避〉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御史臺：

據監察御史李昂呈：……。爲此，於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失烈門怯薛第二日，太子香殿裏有時分，啓過事内一件：……（卷八，頁6上）

下文記御史臺官啓稟皇太子，請求將父子兄弟任職於監察系統的衙門裏（御史臺、行御史臺、各道提刑按察司）的，除一人保留原職外，其餘諸人，調離監察衙門，轉到其他單位。攷《元史・世祖紀十》，同年同月同日（甲戌，二十五日）條也有御史臺官與忽必烈汗討論人事問題的記載，不過，討論的是罪黜之人的復用問題，是否涉及前述監察官員的遷調，並不明確。但是，御史臺官同日入宮，先後與太子、皇帝討論人事問題，是很自然、可能的事。因此之故，《元史》的這一記載，儘管不是鐵證，卻是可以旁證《元典章》所載輪值日期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恐怕沒有問題。那麼，輪值怯薛、日次具不相符，因何緣故呢？

A	B	C	D	E	F	G也可	H第二	I第三	J第四
2Q	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失烈門怯薛第二日	甲戌	1-3	X	1-3			

姚氏指出，2Q條史料中的失烈門，肯定不是博尔忽之孫，因爲博尔忽之孫名失烈門者，早在憲宗四年 (1254) 既已死去。所言極是。拙文攷釋月赤察兒怯薛（清譯察察爾集賽）輪值史料時，引元明善撰〈太師淇陽忠武王碑〉及《元史・月赤察兒傳》，已謂月赤察兒 (1249-1311) 爲博尔忽曾孫，六歲喪父失烈門 (?-1254)，至元十七年出掌一怯薛，元貞二年仍爲怯薛長。據此可知，2Q條史料中的失烈門，與博尔忽之孫失烈門，確是同名的兩人。

《元史・兵志・四怯薛》條係以蒙古大汗、元朝皇帝的怯薛爲描述對象，條內有謂，四怯薛長係由成吉思汗的四傑（博尔忽、博尔朮、木華黎、赤老溫）家族世襲出任。今2Q條史料中的失烈門，既已確定不是〈四怯薛〉中的博尔忽之孫失烈門，而其他三傑已知後人中並無失烈門其名者，[1] 那麼，這位失烈門，何許人也？恐怕已不易攷矣。

我們知道，元朝皇帝有怯薛，皇后、太子、諸王也各有怯薛。比較而言，對於皇帝的怯薛，我們知之已然不少，對於皇后等人的怯薛，我們所知則極其有限。皇帝的怯薛分四隊依日支序輪流值班，皇后等人的怯薛，是否也有一套固定不移的輪值制度呢？姚教授說，失烈門怯薛很可能是太子真金的怯薛，一語驚醒了筆者，把我從大汗怯薛的陣仗中猛然拉了回來。面對太子怯薛的問題，我設問說，官員向太子、皇后等人做報告所留下的官方文書或私家記載，原來是否也載有「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怯薛第幾日」之類的文字呢？

如所周知，大汗怯薛之長並不必然完全來自四傑家族。所以，2Q條史料中的失烈門怯薛，我們不能鐵定說它不是忽必烈汗的怯薛。另一方面，2Q條史料所出自的文書內「太子香殿裏有時分，啓過事內一件」云云，固然可讓我們據以推測說，失烈門怯薛可能是太子真金的怯薛，但是，我們同樣需要確鑿的證據來確認。史闕有間，失烈門怯薛待發之覆，尙有待於高明之君子。

2Q條失烈門怯薛原有攷釋文字，雖然已自正文移錄至附記，但文末〈元朝怯薛輪值史料表〉中仍然保留該條史文，仍然列爲九十七條史料中的第2Q條，並且在正文第三節〈贅語：前事不忘〉開頭所作統計中，仍然列爲「目前尙然無解的有六條」內的一條。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箭內亙、片山共夫二氏文中具錄有該條史料，拙文對二氏論文有所評介，如將該條史料撤出〈輪值表〉、不列入統計，徒增紛擾而已。二、2Q條的失烈門其人，雖然已如姚教授所糾正，肯定不

[1] 參看業師蕭啓慶先生撰〈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史新探》，頁141-230。

是四傑之一的博尔忽之孫，但失烈門怯薛究竟是忽必烈汗的怯薛或是太子真金的怯薛，仍然是待決的一個難題。疑以存疑，用俟高明，固無不妥也。

師友教正，惠我良多，謹此敬致謝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簡稱《元典章》），佚名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院藏元刊本景印，1976。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叢書》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王士禛，《池北偶談》，靳斯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

王士點、商企翁編撰，《秘書監志》，高榮盛點校，《元代史料叢刊》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危素，《危太樸文續集》，王德毅主編，《元人珍本文集彙刊》第7冊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1914) 影印，1985。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沈濤，《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定住、呂思誠奉敕編，《六條政類》，已佚。《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三「勘」字韻「站」字目下〈站赤八〉，頁14上至26上收錄若干條。

姚廣孝，《永樂大典》，據北京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原抄本、複製本及微卷本等合編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59-1984。

柯九思，《宮詞一十五首》。陳高華點校，《遼金元宮詞》內。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柯氏《宮詞》亦見於元顧瑛編《草堂雅集》卷一及清人繆荃孫、曹元忠同輯柯九思詩文集《丹邱集》（不分卷）中。

胡賈夫（?），《廟學典禮》，王頲點校，《元代史料叢刊》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唐惟明，《憲臺通紀續集》，原書十五卷，已佚。《永樂大典》卷二六〇九「皆」字韻「臺」字目下〈御史臺四〉，摘錄條文五十二條。

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1冊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張光大，《救荒活民類要》，《續修四庫全書》第846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又，《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56冊，亦收明刻本《救荒活民類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種》第3冊，影印元至正四年 (1344) 刊本。台北：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脫脫等，《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陳宗番，《燕都叢考》，王燦熾、張宗平點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十七卷，《諸宗部四》收。
黃時鑑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元代史料叢刊》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愛新覺羅弘曆（清高宗），《欽定元史語解》，《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96冊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1986。
楊允孚，《灤京雜咏》，《知不足齋叢書》本。
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石刻史料新編》本。
熊夢祥，《析津志》，原書已佚。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趙承禧，《憲臺通紀》，原書二十四卷，已佚，《永樂大典》卷二六〇八「皆」字韻「臺」字目下〈御史臺三〉，摘錄條文八十七條。
劉大彬，《茅山志》，《道藏要籍選刊》第7冊，據涵芬樓縮印明刊《正統道藏》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又一部，十五卷，《續修四庫全書》第723冊收，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刻本配明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劉孟琛，《南臺備要》，原書卷數不詳，已佚，《永樂大典》卷二六一〇至二六一一「皆」字韻「臺」字目下〈御史臺五、六〉，摘錄條文八十三條。
劉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叢書》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劉貞等，《類編歷舉三場文選》，日本靜嘉堂文庫藏至正元年 (1341) 建安務本書堂刊本。
鄭玉，《師山先生文集》，明嘉靖十四年 (1535) 鄭氏家塾刊本微卷。（參用《四庫》本）
鄭麟趾，《高麗史》，東京：國書刊行會，1908。
震鈞，《天咫偶聞》，清光緒三十二年 (1906) 甘棠轉舍刊本。（書成於光緒二十九年）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孫顯軍、陳文和點校，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祝竹點校本，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6冊收。又，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5冊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1986。

魏初，《青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蘇天爵，《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據元至正初西湖書院刊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片山共夫
1977 〈元朝四怯薛の輪番制度〉，載《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6：91-129。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
1990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五十冊（即元朝第三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姚彤章
1933 〈記護國寺舍利塔中之藏塔〉，載《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4.3：2421-2422，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彙報》原本編輯並景印，1985。
宮紀子
2002 〈『廟學典禮』劄記〉，載《東方學》104：50-63。
振生
《城西訪古記》，陳宗番《燕都叢考》書末〈本書引用書目〉列爲時賢書籍。振生當係筆名，《城西訪古記》出版與否，不詳。《燕都叢考》頁330-335所引疑爲《記》中〈護國寺記〉全文。
陳國棟譯
1983 〈中國經濟史上的數詞與量詞〉，載楊聯陞著，《國史探微》，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157-168。
陳捷、陳清泉譯
1963 〈元朝怯薛考〉，載陳捷、陳清泉譯，箭內亙著，《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臺一版，頁1-57。
馮承鈞
1933 《元代白話碑》，上海：商務印書館。
葉新民
1983 〈關于元代的“四怯薛”〉，載《元史論叢》第2輯，頁77-86。
1998 《元上都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葉新民譯
1986 〈元朝四怯薛的輪番制度〉，載《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新編，第40-41輯，頁1-31。

劉敦楨

1935 〈北平護國寺殘迹〉，原載《中國營造學社匯刊》6.2，收入《劉敦楨文集》第2冊，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頁211-250。

箭內亙

1916 〈元朝怯薛考〉，原載《東洋學報》6.3：368-412。後收入《蒙古史研究》，東京：刀江書院，頁211-262，1930。（譯文載陳捷、陳清泉（譯），箭內亙著，《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頁1-57。）

蔡美彪

1955 《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

蕭啓慶

1973 〈元代的宿衛制度〉，原載《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4：43-95。後收入《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59-112。

Chavannes, Édouard（沙畹）

1904-08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in *T'oung pao*《通報》2.5(1904): 357-447; 2.6(1905): 1-42; 2.9(1908): 297-428.

Cleaves, Francis W.（柯立夫）

1951 "A Chancellery Practice of the Mongol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4.3/4: 497-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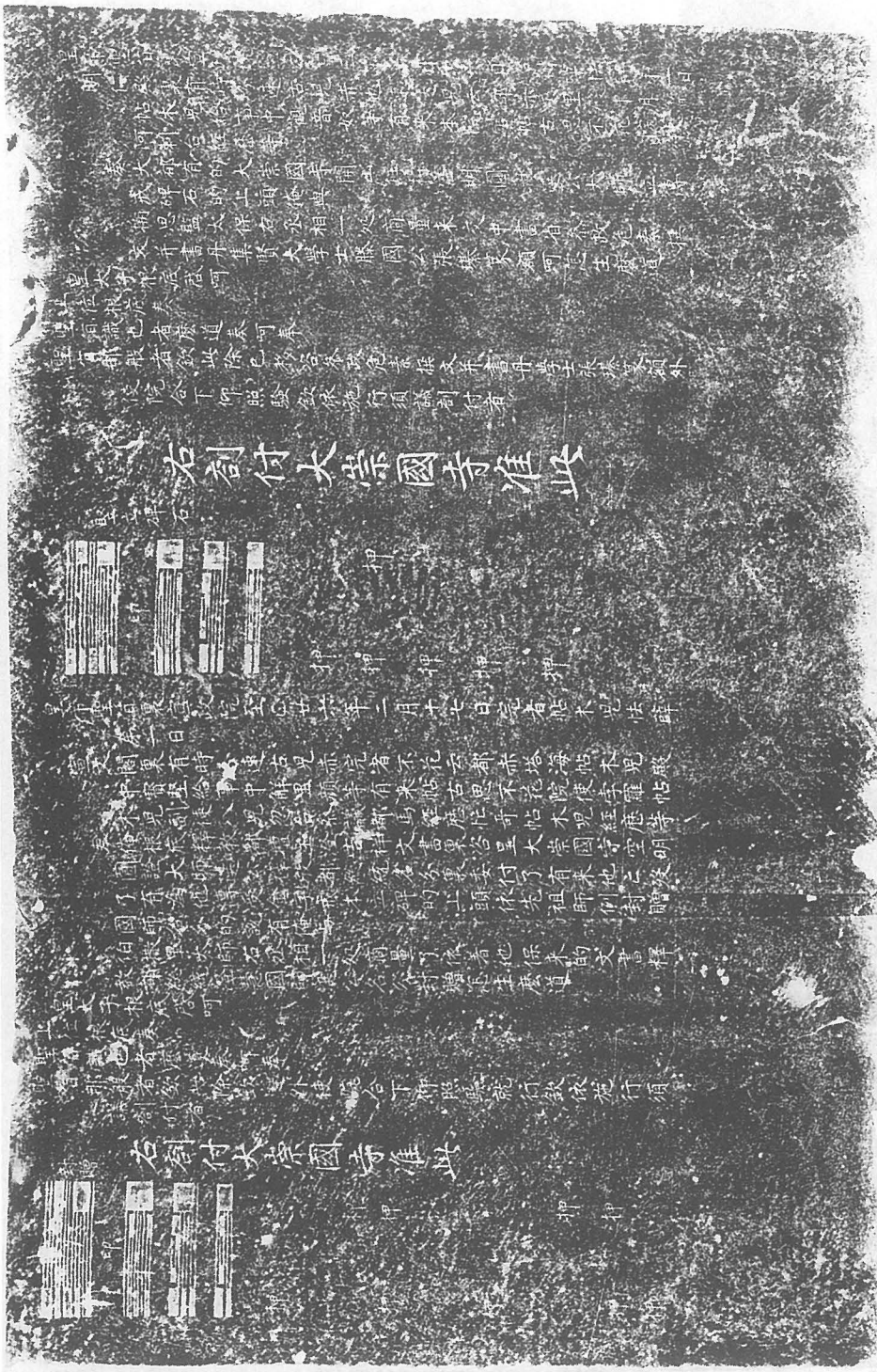
1952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1/2: 1-123.

Hsiao, Ch'i-ch'ing（蕭啓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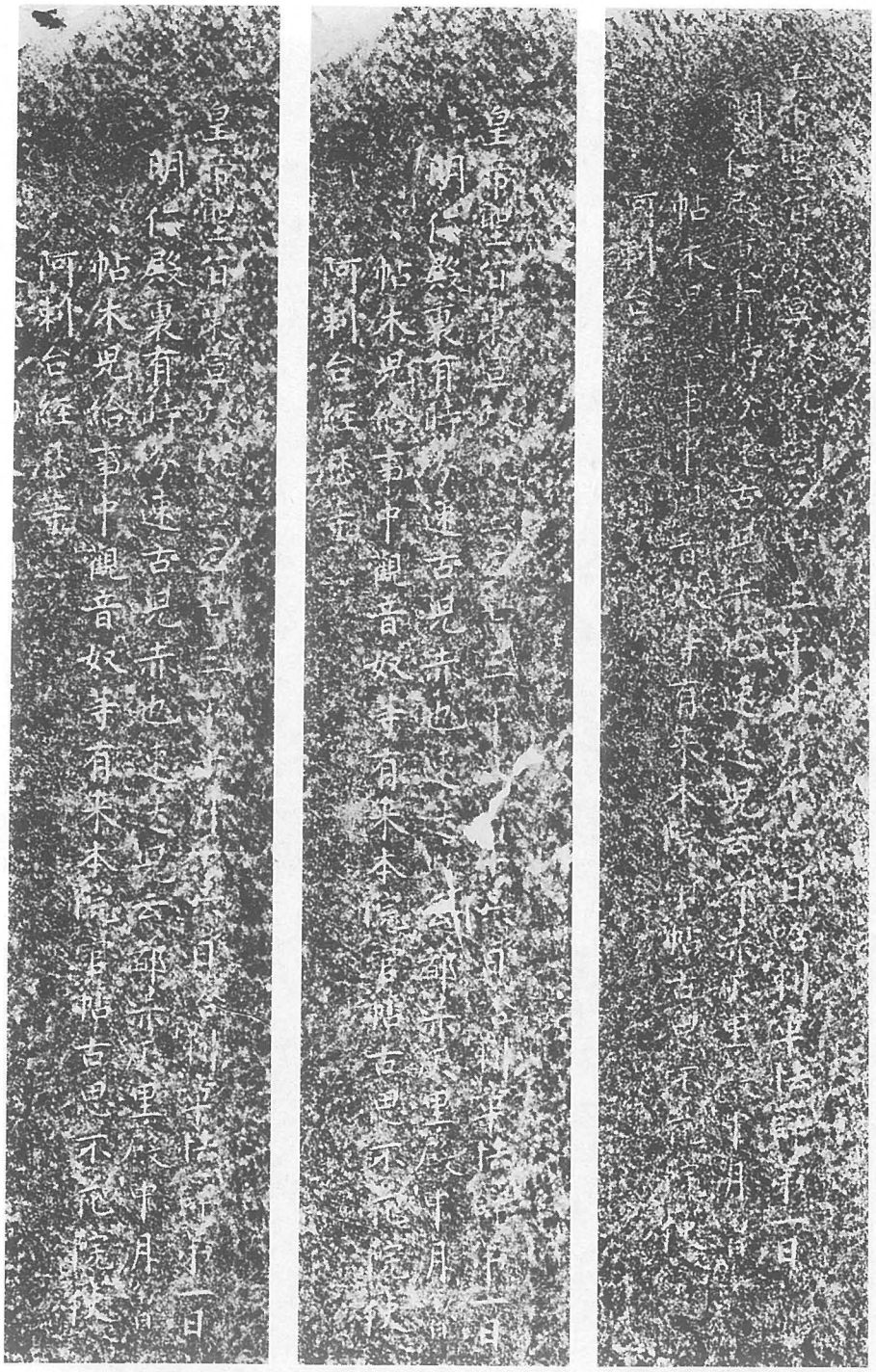
1978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Lien-sheng（楊聯陞）

1949 "Numbers and Unit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1/2: 216-227. Also in Yang,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5-84.



圖版一：傅斯年圖書館藏〈選公碑〉陰拓本，編號16158，全幅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哈剌章怯薛第一日

圖版二：傅斯年圖書館藏，編號16158(左)、16191(中)、16144-3(右)，局部

Reexamination of Chinese Sources on the Kesig or Imperial Guard of the Yüan Dynasty

Chin-fu H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ccording to the *Yüan History* (*Yüan-shih* 元史), the Kesig (*ch'ieh-hsüeh* 怯薛) or "Imperial Guard" wa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under the hereditary command of the "Four Heroes" families. Each of the four Kesig went on duty for three straight day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12 cyclical characters (*ti-chih* 地支). Accordingly, the First or the Yeke Kesig served on *shen* 申, *yu* 酉 and *hsü* 戌 days; the Second Kesig on *hai* 亥, *tzu* 子 and *ch'ou* 丑 days, etc.

Was the three-day rotation system observed as the *Yüan History* prescribed? By examining Yüan documents bearing the customary formula "x年x月x日, x怯薛第x日" (_year, _month, _day, the 1st, 2nd, or 3rd day of the Kesig of _), one may answer this question satisfactorily. After having examined 18 passages using this formula, Yanai Wataru 箭內亙 claimed in 1916 that since Qubilai Qan's reign the system was not followed at all. Subsequently, however, after examining additional source materials, Katayama Tomoo 片山共夫 and Yeh Hsin-min 葉新民 confirmed the veracity of the *Yüan History*'s statements in 1977 and 1983 respectively. Nevertheless, the presence of many passages consisting of the aforesaid formula and conflicting with the prescription of the *Yüan History* still needs to be explained.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97 passages concerning the Kesig's rotation system. Of these, 30 passages show discrepancies with the *Yüan History*. I do not know the causes of such discrepancies for 6 of the 30 passages, including 3 passages concerning the Kesig under the command of Ch'a-ch'a-er 察察兒, whom I have discussed at length. I have, however, concluded that most of the discrepancies derive from textual corruption. Careless copyists and woodblock carvers may have mistaken the Chinese numerical character "三" for "二", or "二" for "一", as well as "二十八" for "十八", or "十八" for "二十八", and so on. Authors may also have made such mistakes.

The case of the Kesig of Qara J̌ang (Ha-la-chang 哈剌章) is worth mentioning here. About 250 years ago, the great scholar Ch'ien Ta-hsin 錢大昕 cited a passage from an

inscription that read as follows: "至正廿三年十月廿三日，哈喇章怯薛第一日." That date was the day *wu-wu* 戊午. According to the *Yüan History*, it was the 2nd day of the Fourth Kesig, but the above passage states that it was the 1st day, while Qara J̌ang was the commander of the Second Kesig, not of the Fourth Kesig. Ch'ien seemed to be ignorant of these discrepancies. As late as the 20th century, the passage in question appeared in 1908 in the work of Édouard Chavannes , who was quoted by Yanai Wataru in 1916 and by Francis W. Cleaves in 1951. Yanai Wataru was in turn quoted by Katayama Tomoo in 1977. The passage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work of Feng Ch'eng-chün 馮承鈞 in 1933 and that of Ts'ai Mei-piao 蔡美彪 in 1955, who was quoted by Yeh Hsin-min in 1977. However, the readings provided by these scholars differ slightly from that of Ch'ien Ta-hsin. Instead of "廿三日" or "the 23rd day", they have "十三日" or "the 13th day"; while Ch'ien has "第一日" or "the 1st day," they have "第二日" or "the 2nd day." The date "十三日" was the day *wu-shen* 戊申, which was, according to the *Yüan History*, the 1st day of the First Kesig, neither the 2nd day nor the Kesig of Qara J̌ang.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scholars, only Katayama and Yeh noticed the "mistakes" in the passage, but they proved unaware of the exact nature of these mistakes. Fortunately, I found three pieces of the rubbing of the said inscription in the Fu Ssu-nien 傅斯年 Library, and, after making comparisons among them , was able to decipher the passage as follows: "至正廿三年十月十六日，哈剌章怯薛第一日." The Peking Library also has a rubbing of the same inscription. The librarians read it "十六日" as I do. The "十六日" or "the 16th day" of the said year and month was the day *hsin-hai* 辛亥, which according to the *Yüan History* was the 1st day of the Second Kesig. The passage, when read correctly, testifies to the accuracy of the *Yüan History*. Thus, I have been able to correct a 250 year-old misreading, and add one more piece of evidence to support what the *Yüan History* asserts.

Keywords: *Yüan History*, Kesig, inscription, Ch'ien Ta-hsin, Mongolian